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周易傳義大全卷二十二

詳校官大理寺卿臣富綱奏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葉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田戶衡

校對官修撰臣張書勳

謄錄監生臣蔣大謨

欽定四庫全書

周易傳義大全卷二十二

明

胡廣等

撰

繫辭上傳

程子曰聖人用意深處全在繫辭詩書乃格言○
繫辭本欲明易若不先求卦義則看繫辭不得○
如繫辭之文後人決學不得譬之化工生物且如
生出一枝花或有剪裁為之者或有繪畫為之者
看時雖有相類然終不若
化工所生自有一股生意

本義繫辭本謂文王周公所作之辭繫于卦爻之
下者即今經文此篇乃孔子所述繫辭之傳也以

其通論一經之大體凡例故无經可附而自分以上

下云

朱子曰熟讀六十四卦則覺得繫辭之語其為精密是易之括例曰繫辭或言造化以及

易或言易以及造化不出此理六十四卦只是上經說得齊整下經便亂重重地繫辭也如此只是上繫好看下繫便沒理會雙湖胡氏曰繫辭傳中言聖人繫辭者六曰聖人故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曰聖人有以見天卜之動繫辭焉以斷其吉凶者凡兩出口繫辭焉所以告也曰繫辭焉以盡其言曰繫辭焉而命之皆指文王周公卦爻辭言也若繫辭上下傳則是孔子統論一經之卦爻大體凡例如論先聖作易之由則見於已義氏仰觀俯察及易有太極及河圖洛書數章如論周易之法則見於大衍之數五十章與夫卦爻之剛柔家數之變化三極之道幽明之故鬼神之情狀

皆搜抉无隱若徒有上下經而无繫辭傳則象數之學不明理義之微莫顯易亦竟无以致用於萬世而適乎仁義中正之歸矣其有稱大傳者因太史公引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為易大傳蓋太史公受易楊何何之屬自著易傳行世故稱孔子者曰大傳以別之耳○雲峯胡氏曰上下繫各十二章始皆言易簡終皆言易在德行不在言辭示人學易之要深切矣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

成形變化見矣

斷丁亂反
見賢變反

程子曰

○天尊地卑止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天尊地卑尊卑之位定而乾坤之義明矣

尊卑既判貴賤之位分矣陽動陰靜各有其常則剛柔判矣事有理一作萬事理也物有形也事則有類形則有羣善惡分而吉凶生矣象見於天形成於地變化之跡見矣陰陽之交相摩軋八方之氣相推盪雷霆以動之風雨以潤之日月運行寒暑相推而成造化之功得乾者成男得坤者成女乾當始物坤當成物乾坤之道易簡而已乾始物之道易坤成物之能簡平易故人易知簡直故人易從易知則可親就而奉順易從則可取法而成功觀合則可以常久成事則可以廣大聖賢德業久大得易簡之道也天下之理易簡而已有理而後有象成位在乎中也

本義天地者陰陽形氣之實體乾坤者易中純陰純陽之卦名也卑高者天地萬物上下之位貴賤者易

中卦爻上下之位也動者陽之常靜者陰之常剛柔
者易中卦爻陰陽之稱也方謂事情所向言事物善
惡各以類分而吉凶者易中卦爻占決之辭也象者
日月星辰之屬形者山川動植之屬變化者易中著
策卦爻陰變為陽陽化為陰者也此言聖人作易因
陰陽之實體為卦爻之法象莊周所謂易以道陰陽
此之謂也

朱子曰天尊地卑上一截皆說面前道理
下一截是說易書聖人做個易與天地準

處如此如今看面前天地便是他那乾坤卑高便是
貴賤聖人只是見成說這個見得易是準這個若把

下面一句說做未畫之易也不妨然聖人是從那有
易後說來又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觀天地則見易
也○問此第一章第一節蓋言聖人因造化之自然
以作易曰論其初則聖人是因天理之自然而著之
於書此是後來人說話又是見天地之實體而知易
之書如此如見天之尊地之卑却知得易之所謂乾
坤者如此又如見天之高地之卑却知得易所分貴賤
者如此又曰此是因至著之象以見至微之理又曰
上句是言造化之實體以明下句易中之事○方以
類聚物以羣分伊川說是亦是言天下事物各以類
分故存乎易者吉有吉類凶有凶類○方以類聚物
以羣分方只是事訓術訓道善有善之類惡有惡之
類各以其類而聚也又曰方向也所向善則善底人
皆來聚所向惡則惡底人皆來聚物又通天下之物
而言是個好事物則所聚者皆不好底物事也○在天成象
好底物事則所聚者皆不好底物事也○在天成象

在地成形變化見矣變化是易中陰陽二爻之變化
故入曰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又曰貴賤是易之位剛
柔是易之變化類皆是易不必專主乾坤二卦而言
又曰上是天地之變化下是易之變化○融堂錢氏
曰无畫之易在太極先有畫之易自兩儀始蓋下文
所謂貴賤剛柔吉凶變化自乾坤而始著非自乾坤
而始有也○雙湖胡氏曰天尊地卑陰陽固有自然
尊卑之象然於易上欲見其尊卑處何者為最親切
曰自太極生兩儀象卦最可見太極動而生陽靜而
生陰則陽已居先矣至於陽儀之上生一陽一陰先
陽固宜也陰儀上當以陰為主矣其生一陽一陰亦
以陽居先焉以至於六畫莫不先陽而後陰於是首
乾終坤乾不期尊而自尊坤不期卑而自卑於此見
尊陽卑陰非聖人之私意卦畫自然之象而亦造化
自然之位也○張子曰不言高卑而曰卑高者亦有
義高以下為基亦是人先見卑處然後見高也○鶴

山魏氏曰卦畫自下始也位六位也貴賤觀於屯言以貴下賤訟言以下訟上之類可見矣天圓而動地方而靜故有常剛文一三五柔文二四六也斷因九六之得位失位而斷之也觀於位正當也位不當也之類可見矣○臨川吳氏曰動靜有常以天地之用言天運轉不已陽常動也地填巖不移陰常靜也剛柔以卦之奇耦二畫言剛謂奇畫柔謂耦畫斷猶判也剛畫猶陽動之實而一柔畫猶陰靜之虛而二也○誠齋楊氏曰聚散異向好惡相攻由是吉凶生焉○東坡蘇氏曰方本異也而以類而聚此同之生於異也物羣則其勢不得不分此異之生於同也天地一物也陰陽一氣也或為象或為形所在之不同故云在者明其一也象者形之精華發於上者也形者象之體質留於下者也○盤澗董氏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變化非因形象而變化之迹可見也行非形象則無以見故因形象而變化之迹可見也

日月星辰象也山川動植形也象陽氣所為形陰氣所為然陽中有陰則曰星陽也月辰陰也陰中有陽則山陰而川陽然陰陽又未嘗不相錯而各自為陰陽也○洊水司馬氏曰乾坤定於天地資賤陳於尊卑剛柔斷於動靜吉凶生於萬物變化見於形象皆非聖人為之也天地之判陰陽之交本自有之而聖人準之以為教爾○勉齋黃氏曰此言有天地則乾坤貴賤剛柔吉凶變化之理昭然可見然必有乾坤而後貴賤剛柔吉凶之體始具有貴賤剛柔吉凶而後變化之用始行始於乾坤終於變化此生所以不窮天地所以常久而不已也○雲峯胡氏曰朱子曰此非是因有天地而始定乾坤乃是觀天地即見易也蓋乾坤之卦未盡觀之天尊地卑乾坤之位已定矣貴賤之位未齊觀天地萬物之卑高卦爻之貴賤已位矣易未有卦爻則未有剛柔之稱也天地間陽者常動可見其為剛陰者常靜可見其為柔矣易

未有父位則未有吉凶之辭也天地間事物物善惡各以其類而分善者可知其為吉惡者可知其為凶矣未有著卦固未見所謂陽化陰陰變陽也天成象地成形著卦之變化已於此乎見矣此一節言畫前之易圖如是也

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

本義此言易卦之變化也六十四卦之初剛柔兩畫而已兩相摩而為四四相摩而為八八相盪而為六

十四

朱子曰繫辭中說是故字都是喚那下文起也有相連處也有不相連處○問剛柔相摩八卦

相盪竊謂六十四卦之初剛柔兩畫而已兩而四四而八八而十六十六而三十二三十二而六十四皆

是自然生生而不已而謂之摩盪何也曰摩如一物
在一物上面摩旋底意思亦是相交意思如今人磨
子相似下面一片不動上面一片只管摩旋推盪不
曾住自兩儀生四象則老陽老陰不動而少陰少陽
則交自四象生八卦則乾坤震巽不動而兌離坎艮
則交自八卦而生六十四卦皆是從上加去下體不
動每一卦生八卦故謂之摩盪又曰摩是兩個物事
相摩盪盪是圓轉推盪出來摩是八卦以前事盪是
有那八卦了團旋推盪那六十四卦出來漢書所謂
盪軍是圓轉去殺他磨轉他底意思○臨川吳氏曰
畫卦之初以一剛一柔與第二畫之剛柔相磨而為
四象又以二剛二柔與第三畫之剛柔相磨而為八
卦八卦既成則又各以八悔卦盪於一貞卦
之上而一卦為八卦八卦為六十四卦也

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

本義此變化之成象者

朱子曰鼓之以雷霆以下四句是說易中所有○建安丘

氏曰前以乾坤貴賤剛柔吉凶變化言是對待之陰陽交易之體也此以摩盪鼓潤運行言是流行之陰陽變易之用也至下文則言乾坤之德行而繼以人體乾坤者終之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本義此變化之成形者此兩節又明易之見於實體

者與上文相發明也

朱子曰剛柔相摩八卦相盪方是說做這卦做這卦了那鼓之

以雷霆與風雨日月寒暑之變化皆在這卦中那成男成女之變化也在這卦中見造化關捩子纔動那許多物事都出來易只是模寫他這個又曰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此已上是將造化之實體對易中

之理此下便是說易中却有許多物事○天地父母
分明是一理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則凡天下之男皆
乾之氣天下之女皆坤之氣從這裏便徹上徹下即
是一個氣都透了○乾道成男坤道成女通人物言
之在動物如牝馬之類在植物亦有男女如麻有牡
麻及竹有雌雄之類皆離陰陽剛柔不得又曰豈得
男便都无陰女便都无陽這般須要錯看○正蒙云
游氣紛擾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陰陽兩端循
環不窮者立天地之大義陰陽循環如磨游氣紛擾
如磨中出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
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此陰陽循環立天地之
大義也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此游氣紛擾生人物之
萬殊也○雲峯胡氏曰剛柔二文相摩而為八卦八
卦相盪而為六十四摩與盪即上文所謂變化也六
十四卦之中自有雷震風雨日月寒暑變化而成象
者也卦之中自有男女變化而成形者也此一節盡

欽定四庫全書

周易卷二十二

後之易又如此也大抵易之未盡卦爻之變化在天
地實體中及其既盡天地萬物之變化又在卦爻實
體中本義兩以實體言見在天地者即未盡之易
在易者即是已盡之天地其體皆實而非虛也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

本義知猶主也乾主始物而坤作成之承上文男女
而言乾坤之理蓋凡物之屬乎陰陽者莫不如此大
抵陽先陰後陽施陰受陽之輕清未形而陰之重濁

有迹也

朱子曰乾知大始坤作成物知者管也乾管

也○乾知大始知主之意也如知州知縣乾為其初
為其萌芽坤作成物坤管下面一截有所作為○知

訓管字不當解作知見之知大始未有形知之而已
成物乃流形之時故有為○乾只是氣之統體无所
不包但自其氣之動而言則為陽自其氣之靜而言
則為陰所以陽常兼陰陰不得兼陽陽大陰小陽全
陰半陽饒陰乏而陰必附陽皆此意也邵子曰陽不
能獨立必得陰而後立故陽以陰為基陰不能自見
必待陽而後見故陰以陽為倡陽知其始而享其成
陰效其法而終其勞也○柴氏中行曰一氣之動則
自有知覺而生意所始乾實為之一氣既感則
妙合而凝其形乃著有作成之意坤實為之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

易以
致反

本義乾健而動即其所知便能始物而无所難故為
以易而知大始坤順而靜凡其所能皆從乎陽而不

自作故為以簡而能成物

朱子曰乾之易只管上一截事到下一截却屬坤故

易坤只是承乾下著做上一截事只做下面一截故簡如乾以易知坤以簡能知便是做起頭能便是做了觀陽剛健故作為易成坤以簡能坤因乾先發得物也

有頭腦特因而為之故簡○乾惟行健其所施為自是容易觀造化生長可見只是這氣一過時萬物皆生了可見其易要生便生更无凝滯要做便做更无等待非健不能也又曰乾德剛健他做時便通透徹達攔截障蔽他不住人剛健者亦如此易知只是說他德地做時不費力坤最省事更无勞懼只承受那乾底生將物出來便見得是能陰只是一個順若不順如何配陽而生物簡只順從而已○乾以易知坤

以簡能以上是言乾坤之德也乾以易知者乾健不息而言言人兼體乾坤之德也乾以易知者乾健不息

惟主於生物都无許多艱深險阻故能以易而知大
始坤順承天惟以成物都无許多繁擾作為故能以
簡而作成物大抵陽施陰受乾之生物如瓶盛水其
道至易坤惟承天以成物别无作為故其理至簡其
在人則无艱阻而自直故人易知順理而不繁擾故
人易從易知則人皆同心親之易從則人皆協力而
有功矣○誠齋楊氏曰自乾知大始至坤以簡能何
謂也曰此贊乾坤之功雖至溥而无際而乾坤之德
實至要而不繁也○潘氏曰乾主宰大始坤作成萬
物此乾坤之職也使為乾者用力之難為坤者用功
之繁則乾坤亦勞矣惟乾以易知故主宰大始不以
為難惟坤以簡能故作成萬物不以為繁也○雲峯
胡氏曰本義曰此承上文男女而言乾坤之理益物
凡陽皆屬乾之男凡陰皆屬坤之女一陰一陽可相
有不可相无然其理則陽主於始物陰不過作成之
爾陽主始物自然而然而然胡為是之易也健故也陰但

從陽自能成物胡為是之簡也順故也上兩節論陰陽之形體兼氣與形而言也此論陰陽之性情因氣與形而以理言也

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本義人之所為如乾之易則其心明白而人易知如坤之簡則其事要約而人易從易知則與之同心者多故有親易從則與之協力者衆故有功有親則一於內故可久有功則兼於外故可大德謂得於己者

業謂成於事者上言乾坤之德不同此言人法乾坤

之道至此則可以為賢矣

朱子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此易簡在乾坤易則易

知簡則易從却是以人事言兩個易字又自不同一個是簡易之易一個是難易之易要之只是一個字但微有毫釐之間○夫易知底人人自然去親他若其中險深不可測則誰親之做事不煩碎人所易從有人從之功便可成若是頭項多做得事來艱難底必無人從之如何得有功易知而人親附自然可以長久易從而有功則所為之事自然廣大○易知易從不必皆指聖人但易時人自然易知簡時人自然易從○有親可久則為賢人之德是就存主處言有功可大則為賢人之業是就做事處言蓋自乾以易知便是指存主處坤以簡能便是指做事處故易簡而天下之理得則與天地參矣○德者得也得之於

心謂之德如得這個孝則為孝之德業是做頭緒有次第了不然泛泛做只是俗事更无可守○問本義曰知則同心從則協力一於內故可久兼於外故可大如何曰既易知則人皆可以同心既易從則人皆可以協力一於內故可久者謂可久是賢人之德德則得於己者兼於外故可大者謂可大是賢人之業事業則見於外者故爾○可久者日新而不可大者富有而无疆有幾多事今工夫易得間斷便是不能久見道理偏滯不開展便是不能大須是兩頭齊著力乃得也○問可久可大只說是賢人之德業楊氏曰可而已非其至也如何曰其說亦是此雖不說是聖人至成位乎中則是聖人也○平菴項氏曰稱賢人者明乾坤之德業人皆可充而至也若但言聖人則嫌於必生知安行而後可而進修之路絕矣○雲峯胡氏曰前三節見得天地間物物有乾坤此一節見得人心自具一乾坤人之心如乾之易則

明白易知同心者衆故可一於內而為賢人之德
之行事如坤之簡則要約易從協力者衆故可兼於
外而為賢人之業蓋人之心本自明白正大本自與
乾坤同體世之人往往傾險使人不可近勞擾使人
不可行持不可持久不可充拓卒自為小人之歸殊
可惜也本義曰此言人能法乾坤之道至此則可以
為賢人矣蓋為衆人言也夫子不敢遽言聖人姑
曰可久可大姑曰賢人之德業欲衆人皆可至也

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本義成位謂成人之位其中謂天地之中至此則體

道之極功聖人之能事可以與天地參矣

朱子曰易簡理得只

是淨淨潔潔无許多勞擾委曲張子所謂盡人道竝
立乎天地以成三才則盡人道非聖人不能也○柴

氏中行曰人心一造乎易簡而天下之理衆不外此是理也三才之道也人得之與天地並立矣○雲峯胡氏曰此章首言天地間有自然之易繼言易中有自然之天地末言天地與易不外乎自然之理所謂自然之理者何也易也簡也易簡而天下之理得者聖人理與心會自然得之者也成位乎其中者成人之位於天地之中也夫位乎天地之中者皆人也必聖人方能成人之位而无愧於為人焉然則必如此後謂之成人則前所謂賢於人者猶未也本義前曰至此則可以為賢人謂衆人皆可至此曰至此則體道之極功聖人之能事蓋謂賢者所可至也朱子教人之意深矣

右第一章

本義此章以造化之實明作經之理又言乾坤

之理分見於天地而人兼體之也

朱子曰自天尊地卑至變

化見矣是舉天地事理以明易自是故以下却舉易以明天地間事○雙湖胡氏曰此章專論

伏羲體造化以作易之事重在乾坤二卦上八卦以至六十四卦蓋先天易首乾終坤包六十

四卦於其中凡陽皆乾凡陰皆坤也未歸結乾坤易簡之德賢人體之造其極聖人之能事畢矣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

程子曰

聖人設卦觀象止吉无不利○聖人既設卦觀卦之象而繫之以辭明其吉凶之理以剛

柔相推而知變化之道吉凶之生由失得也悔吝者可憂虞也進退消長所以成變化也剛柔相易而成

晝夜觀晝夜則知剛柔之道矣三極上中下也極中也皆其時中也三才以物言也三極以位言也六爻之動以位為義乃其序也得其序則安矣辭所以明義玩其辭義則知其可樂也觀象玩辭而能通其意觀變玩占而能順其時動不違於天矣

本義象者物之似也此言聖人作易觀卦爻之象而

繫以辭也

朱子曰易常來只是為卜筮而作文言象象却是推說做義理上去觀乾坤二卦便

可見孔子曰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不是占筮如何明吉凶○龜山楊氏曰此總言易之為書也○漢上朱氏曰聖人設卦本以觀象不言而見吉為自伏羲至於堯舜文王觀象而自得也聖人懼觀之者其智有不足以知此於是繫之卦辭又繫之爻辭以明告之非得已也為觀象而未知者設也

剛柔相推而生變化

本義言卦爻陰陽迭相推盪而陰或變陽陽或化陰
聖人所以觀象而繫辭衆人所以因著而求卦者也

朱子曰易中說卦爻多只說剛柔不全就陰陽上說
卦爻是有形質了陰陽全是氣又曰健順剛柔之精
者剛柔健順之粗者○龍山楊氏曰此總言爻之變
動也○柴氏中行曰剛柔之爻推移不常以發易道
變化之理○雲峯胡氏曰易之道不外乎辭變象占
吉凶占也占以辭而明故曰繫辭焉而明吉凶剛柔
相推象也變由象而出故
曰剛柔相推而生變化

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

本義吉凶悔吝者易之辭也得失憂虞者事之變也
得則吉失則凶憂虞雖未至凶然已足以致悔而取
羞矣蓋吉凶相對而悔吝居其中間悔自凶而趨吉
吝自吉而向凶也故聖人觀卦爻之中或有此象則

繫之以此辭也

朱子曰悔者將趨於吉而未至於吉吝者將趨於凶而未至於凶

便是吉凶底交互處悔是吉之漸吝是凶之端
凶悔吝四者循環周而復始悔了便吉吉了便吝吝了便凶凶了便悔正是生於憂患死於安樂相似
憂苦患難中必悔悔便是吉之漸及至吉了少間便安
安意肆志必至做出不好可羞吝底事出來吝便是凶之漸矣及至凶矣又却悔只管循環不已正如剛

柔變化剛了化便是柔柔了變變便是剛亦循環不已又曰吉凶悔吝聖人說得極密吉過則悔既悔必吝吝又復吉如動而生陽動極復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悔屬陽吝屬陰悔是逞快做事來了有錯失處這便生悔所以屬陽吝則是那限限衰衰不分明底所以屬陰亦猶驕是氣盈吝是氣歉○節齋蔡氏曰象者有其彷彿而未盈之謂其辭之吉者則得之象可由之而見其辭之凶者則失之象可由之而見其辭悔吝者則憂虞之象可由之而見憂慮也虞度也能慮能度則可免失而致得矣此言上文觀象繫辭明吉凶之義○括蒼龔氏曰憂在心虞在物在心則方有端而無患成悔而已矣悔者心每有之而不忘故積之以成吉在物則已有形而可虞非悔之可及也故成吝吝者口以為是文過而不改也故積之以成凶

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

本義柔變而趨於剛者退極而進也剛化而趨於柔者進極而退也既變而剛則晝而陽矣既化而柔則夜而陰矣六爻初二為地三四為人五上為天動即變化也極至也三極天地人之至理三才各一太極也此明剛柔相推以生變化而變化之極復為剛柔流行於一卦六爻之間而占者得因所值以斷吉凶

也

朱子曰此章首三句是題目下面是解說這個吉

凶悔吝自大說去小處變化剛柔自小說去大處
吉凶悔吝說人事變化剛柔說卦畫從剛柔而為變
化又自變化而為剛柔所以一個變化之極者未到
極處時未成這個物事變化似那一物變時從萌芽
來成枝成葉化時是那消化了底意思○變化者進
退之象是剛柔之未定者剛柔者晝夜之象是剛柔
之已成者蓋柔變而趨於剛是退極而進剛化而趨
於柔是進極而退既變而剛則晝而陽既化而柔則
夜而陰猶言于午卯酉是陰陽之未定于午是
陰陽之已定又如四象之有老少故此兩句惟以子
午卯酉言之則明矣然陽化為柔只恁地消縮去无
痕迹故曰化陰變為剛是其勢浸長有頭面故曰變
此亦見陰半陽全陽先陰後陽之輕清无形而陰之
重濁有迹也○問本義解吉凶者失得之象也一段
下云剛柔相推而生變化變化之極復為剛柔流行

一卦六爻之中而占者得因其所值以為吉凶之決
竊意在天之中陰陽變化无窮而萬物得因之以
生生在卦爻之中九六變化无窮而人始得因其變
以占吉凶曰易自是占其變若都變了只一爻不變
則反以不變者為主或都全不變則不變者又反是
變也○吉凶悔吝變化剛柔四句皆互換往來作讀
似不貫穿細看來不勝其密吉凶與悔吝相貫悔自
凶而趨吉進退與晝夜相貫進自陰而趨乎陽退自
陽而趨乎陰也○節齋蔡氏曰進者息也退者消也
變化者爻之動也剛變化而為柔則柔進剛退之象
可見柔變化而為剛則剛進柔退之象可見此剛柔
之質也剛晝陽也柔夜陰也故剛用事則晝之象可
見柔用事則夜之象可見動變易也極者太極也以
其變易无常乃太極之道也三極謂三才各具一太
極也變至六爻則一卦之體具而三才之道備矣此
言上文剛柔相推而生變化之義○雲峯胡氏曰變

者自柔而剛剛則復化化者自剛而柔柔則復變便
如悔者自凶而吉吉則復吝吝者自吉而凶凶則復
悔變化者剛柔之未定剛柔者變化之已成悔吝者
吉凶之未定吉凶者悔吝之已成也一卦六爻之間
莫不有三才太極之理此曰三極是卦爻已動之後
各具一太極後曰易有太極者則卦爻未生之先統
體一太極也

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

也

樂音洛

本義易之序謂卦爻所著事理當然之次第玩者觀

之詳

或問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與居則觀其象之
居不同上居字是總就身之所處而言下居字

是靜對動而言朱子曰然○問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曰序是次序謂卦爻之初終如潛見飛躍循其序則安又問所樂而玩者爻之辭曰橫渠謂每讀每有益所以可樂蓋有契於心則自然樂○節齋蔡氏曰序次序也自卦言否泰剝復之類自爻言潛見飛躍之類皆序也知其序之有常故居其位而安樂樂其理也玩習厭也辭者聖人所繫所以明理知其理之无窮故樂而玩○雲峯胡氏曰所居而安是安分所樂而玩是窮理君子安分則窮理愈精窮理則安分愈固

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本義象辭變已見上凡單言變者化在其中占謂其

所值吉凶之決也

朱子曰居則玩其辭如潛龍勿用其理當此時只是潛晦不當用若

占得此爻凡事便未可做所謂君子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亦當知其理如此○易有象八卦六爻然後

有辭卦爻之辭筮有變老陰老陽然後有占變爻之辭象之變也在理而未形於事者也辭則各因象而

指其吉凶占則又因吾之所值之辭而決焉其示人也益以詳矣故君子居而學易則既觀象矣又玩辭

以考其所處之當否動而誡策則既觀變矣又玩占以考其所值之吉凶善而吉者則行否而凶者則止

是以動靜之間舉无違理而自天祐之无不利也蓋觀者一見而決玩者反覆而不舍之辭也○紫氏中

行曰居者靜而未涉於事也動者涉於事也居則觀卦之象而玩其辭以探其隱蹟動則觀其剛柔之質

而玩其辭之所占以求不悖其道一動一靜不違天理則俯仰无愧心逸日休德業長用无不利蓋言

道之所寓人當體之也○節齋蔡氏曰觀象玩辭學
易也觀變玩占用易也學易則无所不盡其理用易
則唯盡乎一爻之時居既盡乎天之理動必合乎天
之道故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平菴項氏曰占
凶者失得之已定者也其憂虞之初謂之悔吝變化
者易之用也其所以變化則剛柔二物而已故觀吉
凶者必自悔吝始觀變化者必自剛柔始文王觀此
四者而繫之以辭讀易者亦當觀此四者而玩文王
之辭則靜居動作无不利矣○雲峯胡氏曰象與變
有剛柔變化之殊辭與占有吉凶悔吝之異君子居
而學易已窮乎象與辭之理動而用易又適乎變與
占之宜動靜无非易即无非天故自天祐之吉无不
利天地間剛柔變化无一時間人在大化中吉凶悔
吝无一息停吉一而已凶悔吝三焉故上文示人以
吉凶悔吝者聖人作易之書此獨吉
而无凶悔吝者君子學易之功也

右第二章

本義此章言聖人作易君子學易之事

雙湖胡氏曰此

章專論文王周公繫辭以明伏羲卦象剛柔變化吉凶悔吝凡三極之道皆見辭中而君子學

易必當合伏羲卦象文王周公卦爻辭兼得之末歸結在下筮上以獲白天之祐也

彖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

程子曰

彖者言乎象者也止辭也者各指其所之○彖言卦之象爻隨時之變因得失而有吉凶

能如是則无咎位有貴賤之分卦兼小大之義吉凶之道於辭可見以悔吝為防則存意於微小震懼而得无咎者以能悔也卦有小大於時之中有小大也有小大則辭之險易殊矣辭各隨其事也

本義彖謂卦辭文王所作者爻謂爻辭周公所作者

象指全體而言變指一節而言

朱子曰彖辭最好玩味說得卦中情狀出

彖辭極精分明是聖人所作問象是總一卦之義曰也有別說底○爻是兩個爻義看來只是交變之義變謂剛柔相推而生者卦分明似將一片水畫掛於壁上所以為卦耳

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

善補過也

本義此卦爻辭之通例

或問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只是以其未便至於吉凶否

朱子曰悔是漸好知道是錯了便有進善之理悔便到无咎吝者喑鳴說不出心下不足没分曉然未至

有大過故曰小疵然小疵畢竟是小過○龜山楊氏
曰吉凶者失得之報有失則有得无失則无得矣悔
吝者无大咎也言乎小疵而已无咎者本有咎也以
其善補過故无咎○雲峯胡氏曰前章言卦爻中吉
凶悔吝之辭未嘗及无咎之辭此章方及之大抵不
貴无過而貴改過无咎者善補過也聖人許人自新
之意切矣○臨川吳氏曰此承上章正釋二聖人繫
辭之旨象者文王所繫一卦之辭因名卦之象而言
即上章所謂設卦觀象也爻者周公所繫六爻之辭
因揲著之變而言即上章所謂剛柔相推而生變化
也卦畫之變化而以著策之變言者蓋著三變得九
則剛變而化柔著三變得六則柔變而化剛也彖辭
爻辭或曰吉或曰凶者以言其事雖未大失而已有
小疵也辭曰悔曰吝者以言其事雖未大失而已有
小疵也辭曰无咎者以善其能補過也有過當
有咎能補之則不過矣故得无咎也

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乎卦辯吉凶者存乎辭

本義位謂六爻之位齊猶定也小謂陰大謂陽

或問上下

貴賤之位何也朱子曰二四則四貴而二賤五三則五貴而三賤上初則上貴而初賤上雖无位然本是貴重所謂貴而无位高而无民在人君則為天子父為天子師在他入則清高而在物外不與事者此所以為貴也○問齊小大者存乎卦龜山曰陽大陰小如何曰齊如分辯之義泰卦為大否卦為小又曰齊又不是整齊如協字如分辯字○龜山楊氏曰天道貴陽而賤陰陰陽有貴賤之理而列貴賤者必托六位而後明陽大而陰小陰陽有大小之理而齊小大者必假卦象而後顯貴賤者如以貴下賤大得民之

辭皆爻位之所列也小大者如小往大來大往小來之辭皆卦象之所齊也

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

本義介謂辨別之端蓋善惡已動而未形之時也於

此憂之則不至於悔吝矣震動也知悔則有以動其

補過之心而可以无咎矣或問憂悔吝者存乎介悔吝未至於吉凶是乃初萌

動可以向吉凶之微處介又是悔吝之微處介字如

界至界限之界是善惡初分界處於此憂之則不至

悔吝矣朱子曰然○无咎者本是有咎善補過則為

无咎震動也欲動而无咎當存乎悔爾○南軒張氏

曰易三百八十四爻憂悔吝而存乎介者多矣唯豫

之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在豫之時能介而自守

者乎震无咎而存乎悔者多矣唯復之初九不遠復
无祇悔元吉在復之初能悔而改過者乎○丹陽都
氏曰憂其悔吝者必思患豫防而防禍于其始震而
无咎者必恐懼修省而省過於其終○雲峯胡氏曰
前曰悔吝者言乎其小疵此曰憂悔吝者存乎介蓋
謂當謹於其微不可以小疵而自恕也前言无咎者
善補過此曰震无咎者存乎悔蓋謂欲動其補過之
心者必自悔中來也悔者天理萌動之機不悔則人
欲沉痾而不自知也

是故卦有小大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

易以
鼓反

本義小險大易各隨所向

朱子曰卦有小小大看來只
是好底卦便是大不好底

卦便是小如復如泰如大有如夬之類盡是好底卦
如睽如困如小過之類盡是不好底譬如人光明磊

落底便是好人昏昧迷暗底便是不好人所以謂卦
有小大辭有險易大卦辭易小卦辭險即此可見○
問卦有大小辭有險易陽為大陰為小觀其爻之所
向而為之辭如休復吉底辭自是平易如困于葛藟
底辭自是險曰這般處依約看也是恁地自是不曾
見得他底透只是依衆說如所謂吉凶者失得之象
一段却是徹底見得聖人當初作易時意似這處更
移易一字不得只是其他處不能盡見得如此所以
不能盡見得聖人之心○張子曰辭各指其所之聖
人之情也指之使趨時順利順性命之理臻三極之
道也能從則不陷于凶悔矣○誠齋楊氏曰讀謙復
之辭者如行夷塗如逢春陽如對堯舜周孔何其氣
象之和樂也其辭夷易而指人以所之之得且吉也
讀遯剝之辭者如涉風濤如履雪霜如對桀紂盜跖
何其氣象之凜栗也其辭艱險而指人以所之之失
且凶也○潘氏曰卦有小有大隨其消長而分辭有

險有易因其安危而別辭者各指其所向凶則指其
可避之方吉則指其可趨之所以示乎人也○雲峯
胡氏曰本凶而悔所之則吉本吉而吝所之則凶无
咎者本有過而能悔過者也其所之之於善而不之
於惡之於吉而不之於凶矣

右第三章

本義此章釋卦文辭之通例

雙湖胡氏曰第一章夫子論伏羲畫

卦而有望於賢人之體易第二章論文王周公
繫辭而有望於君子之體易至此三章專論象
文之辭流示夫衆人之用易也○虞若曰象辭言
象使人知卦之統體又辭言變使人知文之推
遷吉凶之辭以明人事之得失悔吝之辭以明
人事之小疵无咎之辭以明人事之補過此自

是一節教人知得失小疵補過之道也自是故
以下又論夫位者使人知有貴賤也卦者使人
知有大小也人知即辭以辨吉凶則失得亦可
免矣人知介然之頃憂悔吝則小疵亦可免矣
人知萌動悔心自可无咎則亦自无過之可補
矣此又自是一節教人辨吉凶憂悔吝震无咎
之道至此則失得小疵補過又不足言矣然後
總結之以是故以下之辭謂卦所以有大小辭
所以有險易无非各指夫人之
所之也三章之意庶在此乎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

程子曰

易與天地準止故君子之道鮮矣○聖人作

能彌綸天地之道彌綸也綸理也在事為倫治絲為
綸彌綸偏理也偏理天地之道而復仰觀天文俯察

地。理。驗。之。著。見。之。跡。故。能。知。幽。明。之。故。在。理。為。幽。成。
象。為。明。知。幽。明。之。故。知。理。與。物。之。所。以。然。也。原。究。其。
始。要。考。其。終。則。可。以。見。死。生。之。理。聚。為。精。氣。散。為。游。
魂。聚。則。為。物。散。則。為。變。觀。聚。散。則。見。鬼。神。之。情。狀。萬。
物。始。終。聚。散。而。已。鬼。神。造。化。之。功。也。以。幽。明。之。故。死。
生。之。理。鬼。神。之。情。狀。觀。之。則。可。以。見。天。地。之。道。易。之。
義。與。天。地。之。道。相。似。故。无。差。違。相。似。謂。同。也。知。周。乎。
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義。之。所。包。知。也。其。義。周。盡。
萬。物。之。理。其。道。足。以。濟。天。下。故。无。過。差。旁。行。而。不。流。
旁。通。遠。及。而。不。流。失。正。理。順。乎。理。樂。天。也。安。其。分。知。
命。也。順。理。安。分。故。无。所。憂。安。土。安。所。止。也。敦。乎。仁。存。
乎。同。也。是。以。能。愛。範。園。俗。語。謂。之。模。量。模。量。天。地。之。
運。化。而。不。過。差。委。曲。成。就。萬。物。之。理。而。无。遺。失。通。畫。
夜。闔。闔。屈。伸。之。道。而。知。其。所。以。然。如。此。則。得。天。地。之。
妙。用。知。道。德。之。本。源。所。以。見。至。神。之。妙。无。有。方。所。而。
易。之。準。道。无。有。形。體。道。者。一。陰。一。陽。也。動。靜。无。端。陰。

陽无始非知道者孰能識之動靜相因而成變化順
繼此道則為善也成之在人則謂之性也在衆人則
不能識隨其所知故仁者謂之仁知者謂之知
百姓則由之而不知故君子之道人鮮克知也

本義易書卦爻具有天地之道與之齊準彌如彌縫

之彌有終竟聯合之意綸有選擇條理之意

朱子曰易道本

與天地齊準所以能彌綸之蓋天地有許多道理易
上都有故易能彌綸天地之道而聖人用之也彌如
封彌之彌糊合使无縫罅綸如絡絲之綸自有條理
言雖是彌得外面无縫罅而中則事事物各有條
理彌如大德敦化綸如小德川流彌而非綸則空疎
无物綸而非彌則判然不相干此二字見得聖人下
字甚密也又曰天地有未至處易却能彌綸得他又
曰惟其封彌得无縫罅所以能徧滿也○雲峯胡氏

曰此易字指易書而言書之中具有天地之道本自與天地相等故於天地之道彌之則是合萬為一渾然无父綸之則一實萬分然有倫此下三節皆聖人用易之書與此二句相應

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

程子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但窮得則自知死生之說不須將死生便做一個道理求○人能原始知得生理便能要終知得死理若不明得便雖千萬般安排著亦不濟事○原始則足以知其終反終則足以其始死生之說如是而已矣故以春為始而原之其必有冬以冬為終而反之其必有春死生者

其與是類也○魂謂精魂其死也歸乎天消散之意
○鬼是往而不反之義○問易言知鬼神情狀果有
情狀否曰有之又問既有情狀必有鬼神矣曰易說
鬼神便是造化也○問鬼神之事如何可以曉悟其
理曰理會得精氣為物游魂為變與原始反終之說
便能知也須是於原字上用工夫或曰游魂為變是
變化之變否曰既是變則存者亡堅者腐更无物也
鬼神之道只恁說與賢雖會得亦信不過須是自得
也

本義此窮理之事以者聖人以易之書也易者陰陽
而已幽明死生鬼神皆陰陽之變天地之道也天文
則有晝夜上下地理則有南北高深原者推之於前

反者要之於後陰精陽氣聚而成物神之伸也魂游

魄降散而為變鬼之歸也

朱子曰觀文察變以至知鬼神之情狀皆是言窮理

之事直是要知得許多然後謂之窮理○仰觀天俯察地只是一個陰陽聖人看許多般物事都不出陰

陽兩字便做河圖洛書也只是陰陽○問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本義云天文

則有晝夜上下地理則有南北高深如何曰故是幽明之所以然者晝明夜幽上明下幽晝夜之運日

月星辰之上下日出地上便明日入地下便是幽天文有半邊在上面須有半邊在下面可見天文幽明

之所以然也南明北幽高明深幽觀南北高深可見地理幽明之所以然也又曰天是陽地是陰然天地

又自各有陰陽天之晝是陽夜是陰日是陽月是陰地如高屬陽下屬陰平坦屬陽險阻屬陰東南屬陽

西北屬陰幽明便是陰陽○問原始反終曰反只如折轉來謂推原其始摺轉來看其終如回頭之義是反回來觀其終也○精魄也耳目之精為魄氣魂也口鼻之噬吸為魂二者合而成物精虛魄降則氣散魂游而无不之矣魄為鬼魂為神禮記有孔子答宰我問正說此理甚詳禮記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註氣謂噬吸出入者也耳目之聰明為魄雜書云魂人陽神也魄人陰神也可取○問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曰此是兩個合一個離精氣合則魂魄合而凝結為物離則陽已散而陰无所歸故為變又曰變是魂魄相離雖獨說游魂而不言魄而離魄之意自可見矣又曰此只是聚散聚而為物神也散而為變鬼也神屬陽鬼屬陰又錯綜而橫看之則精為陰氣為陽就人身而言雖是屬陽然體魄已屬陰益生之中已帶了個死底道理變雖屬陽

然魂氣上游體魄下降亦自具陰陽如言殂落升也便是魂之游落即魄之降古之祭祀求諸陽所以求其魂求諸陰所以求其魄橫渠說精氣自无而有游魂自有而无其說亦分曉又曰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此却知鬼神之情狀魂氣升於天體魄歸於土神氣上升鬼魄下降不特人也凡物之枯敗其香氣騰上物則腐於下推此可見○死則謂之魂魄生則謂之精氣天地公共底謂之鬼神○始終死生是以循環言精氣鬼神是以聚散言其實不過陰陽兩端而已○問天地之化雖生生不窮然而有聚必有散有生必有死能原始而知其聚而生則必知其後必散而死能知其生也得於氣化之日初无精神寄寓於太虛之中則知其死也與氣而俱散无復更有形象尚留於冥漠之內曰死便是都散无了問游魂為變間有為妖孽者是如何得未散曰游字是漸漸散若是為妖孽者多是不得其死其氣未散故鬱結而成妖

孽若疴羸病死底人這氣消耗盡了方死豈得更鬱
結成妖孽然不得其死者久之亦散又如其取精多
其用物弘如伯有者亦是卒未散也○問精氣為物
陰精陽氣聚而成物此總言神游魂為變魂游魄降
散而成變此總言鬼疑錯綜而言曰然此所謂人者
鬼神之會也○張子曰精氣者自无而有游魂者自
有而无自无而有神之情也自有而无鬼之情也自
无而有故顯而為物神之狀也自有而无故隱而為
變鬼之狀也○漢上朱氏曰陰陽之精五行之氣氣
聚為精精聚為物及其散也五行陰陽各還其本故
魂陽反於天魄陰歸於地○誠齋楊氏曰鬼神无聲
无臭何為而有狀狀且无也何為而有情曰物者具
是形者也魂者使是形者也魄止則物存魂游則物
亡游者止之變也亡者存之變也觀其聚散則鬼神
之情狀可知矣記曰鬼神之德其盛矣乎視之不見
聽之不聞體物而不可遺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

左右此其狀也易曰與鬼神合其吉凶又曰鬼神害盈而福謙此其情也○建安丘氏曰天文謂氣之所成日月星辰之類以其在上仰觀則見地理謂形之所成高下流峙之類以其在下俯察則知察者觀之詳此曰觀而彼曰察者天文屬陽陽明也明者易見故可觀地理屬陰陰幽也幽者難知故當察故所以然也人於仰觀俯察之中而求天地所以然之故則幽明之理可識矣夫有死必有生有生必有死晝夜之常耳人能推原其始於未生之前而反觀其終於已死之後則始何為而生終何為而死而死者理之可得而見矣說謂原其理也○雲峯胡氏曰上文言易具陰陽之理此言聖人用易以窮陰陽之理易不曰陽陰而曰陰陽此所謂幽明死生鬼神即陰陽之謂也即天地而知幽明之故即始終而知死生之說即散聚而知鬼神之情狀皆聖人窮理之事

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

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

知音

智知命之知如字樂音洛

程子曰樂天知命通上下之言也聖人樂天則不須言知命知命者知有命而信之者爾不知命无以為君子是已命者所以輔義一循於義則何庸斷之以命哉若夫聖人之知天命則異如此○仁者不憂樂天者也○仁者在已何憂之有凡不在已逐物在外皆憂也樂天知命故不憂此之謂也若顏子簞瓢在他人則憂而顏子獨樂者仁而已

本義此聖人盡性之事也天地之道知仁而已知周

萬物者天也道濟天下者地也知且仁則知而不過
矣旁行者行權之知也不流者守正之仁也既樂天
理而又知天命故能无憂而其知益深隨處皆安而
无一息之不仁故能不忘其濟物之心而仁益篤益

仁者愛之理愛者仁之用故其相為表裏如此

朱子曰上

文言易之道與天地準此言聖人之道與天地相似也○與天地相似故不違下數句是說與天地相似之事上文易與天地準下數句是說易與天地準之事○與天地相似是說聖人第一句泛說知周乎萬物至道濟天下是細密底工夫知便直要周乎萬物无一物之遺道直要盡濟天下○知周乎萬物便只

是知幽明死生鬼神之理○問程子知周乎萬物而
道濟天下故不過釋之曰義之所包知也文意如何
曰程子說易字皆謂易之書而言故其說如此似覺
未安蓋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此固指書
而言自仰觀俯察以下須是有人始得蓋聖人因易
之書而窮理盡性之事也○問本義云知周萬物者
天也道濟天下者地也是如何曰此與後段仁者見
謂之仁知者見謂之知又自不同此以清濁言彼以
動靜言知是先知得較虛故屬之天道濟天下則普
濟萬物實惠及民故屬之地又言旁行而不流樂天
知命故不憂此兩句本皆是知之事蓋不流便是貞
也不流是本旁行是應變處无本則不能應變能應
變而无其本則流而入變詐矣細分之則旁行是知
不流屬仁其實皆是知之事對下文安土敦乎仁故
能愛一句專說仁也○知周萬物是體旁行是可與
權乃推行處樂天知命是自處三節各說一理○旁

行而不流此小變而不失其大常然前後却有故字
又相對此一句突然易中自時有恁地處煩難曉○
問安土敦乎仁故能愛曰此是與上文樂天知命對
說樂天知命是知崇安土敦仁是禮卑安是隨所居
而安在在處處皆安若自家不安何以能愛敦只是
篤厚去盡己私純是天理更无夾雜充足盈滿方有
個敦厚之意只是仁而又仁敦厚於仁故能愛惟安
土敦仁則其要自廣又曰樂天知命主知言是崇德
事安土敦仁主禮言是廣業事又曰敦是仁體能愛
是及物處○安土者隨寓而安也敦乎仁者不失其
天地生物之心也安土而敦乎仁則无適而非仁矣
所以能愛也仁者樂山之意於此可見又曰安土者
隨所寓而安若自擇安處便只知有己不知有物也
此厚於仁者之事故能愛也又曰安土敦乎仁故能
愛聖人說仁是恁地說此語說仁最密○龜山楊氏
曰天地之功大矣準之者易也似之者聖人也易本

无體其準。德天也。則如平準之準。均一而无間。聖涉有為其似於天地。則如形似之。似惟順適乎自然。○天地與聖人。无二道也。列而為三。則相似而已。惟相似。故先後天而不違也。○雙湖胡氏曰。與天地相似。故不違。此統論聖人之體段。知周萬物。道濟天下。故言惟其相似。則配合无間。所以不違。惟其周萬物。濟天下。則廣大无外。所以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即周萬物之知。而似乎天也。安土敦乎仁。故能愛。即道濟天下之仁。而似乎地也。不憂對能愛。而言惟知與天相似。則極其高明矣。隨其所行。泛應曲當。此動而樂天之事也。何憂之有。惟仁與地相似。則極其醇厚矣。隨其所處。厚重不遷。此靜而安土之事也。何所不愛之有。此聖人仁知盡性之學。而上下與天地同流者。蓋如此。○雲峯胡氏曰。上文言易與天地準。此言聖人與天地相似。即準也。聖人知似天。

仁似地有周物之知而實諸濟物之仁則其知不流至於樂
有行權之知而本諸守正之仁則其知不流至於樂
天知命而知之迹已泯安上敦仁而仁之心益著
此其知仁所以與天地相似而不遠盡性之事也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
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體

程子曰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者模範出一天地而
非在外也如此曲成萬物豈有遺哉○範圍天地之
化天本廓然无窮但人以目力所及見其寒暑之序
日月之行立此規模以窺測他天地之化不足天地
之化其體有如城郭之類都盛其氣假使言曰升降
於三萬里不可道三萬里外更无物又如言天地升
降於八萬里中不可道八萬里外天地盡學者要體
天地之化如此言之甚與天地不相似其卒必有窒

礙○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晝夜死生之道也○晝夜死生之道知生之道則知死之道盡事人之道則盡事鬼之道死生人鬼一而二而一者也○冬寒夏暑陰陽也所以運動變化者神也神无方故易无體

本義此聖人至命之事也範如鑄金之有模範圍匡

郭也天地之化无窮而聖人為之範圍不使過於中

道所謂裁成者也通猶兼也晝夜即幽明生死鬼神

之謂如此然後可見至神之妙无有方所易之變化

无有形體也

朱子曰天地之化滔滔无窮如一爐金汁鎔化不息聖人則為之鑄馮成器使

入模範匡郭不使過於中道也曲成萬物而不遺此又就事物之分量形質隨其大小開狹長短方圓无

不各成就此物之理无有遺闕範圍天地是極其大
而言曲成萬物是極其小而言範圍如大德敦化曲
成如小德川流又曰範圍天地之化而設個遮欄聖人便將天地
圍是圍裏如天地之化都設個遮欄聖人便將天地
之道一如用範圍來範成個物包裹了試舉一端如一
歲分四時節候之類以此做個塗轍更无過差此特
其一耳○問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如天之生物至
秋而成聖人則為之歛藏人之生也欲動情勝聖人
則為之教化防範此皆是範圍而使之不過之事否
曰範圍之事闊大此亦具一事也今且就身上看如
何或曰如視聽言動皆當存養使不過差此便是否
曰事事物物无非天地之化皆當有以範圍之就喜
怒哀樂而言喜其所當喜怒其所當怒哀其所當哀
樂其所當樂皆範圍也又曰能範圍之而不過曲成
之而不遺方始見得這神无方易无體若範圍有不
盡曲成有所遺神便有方易便有體矣○通乎晝夜

之道而知既曰通又曰知似不可曉通是兼通乎晝
夜之道若通晝不通夜通生不通死便是不知便是
神有方易有體了又曰兼通乎晝夜之道是知其所
以然○神无方而易无體神便是在陰底又忽然在
陽在陽底又忽然在陰易便是或為陽或為陰如為
春又為夏為秋又為冬交錯代換而不可以形體拘
也又曰无體與耶其體則謂之易不同各自是一個
道理其體則謂之易這只說個陰陽動靜闢闢剛柔
消長不著這七八個字說不了若喚做易只是一字
便了又曰此體是個骨子○窮理是知字上說盡性
是仁字上說言能造其極也至於範圍天地是至命
言與造化一般○南軒張氏曰天地之化陰陽之氣
也萬物陰陽之形也晝夜陰陽之理也此三者不外
乎陰陽唯易則能陰能陽故无體神則陰陽不測故
无方聖人盡神易之道故於天地之化能範圍之萬
物能曲成之晝夜之道能通之○即齊蔡氏曰天地

之化雨暘寒燠之類常雨常暘化之過也聖人則能
範圍之而使之不過一動一植不得其遂則為有遺
矣聖人則能委曲成就而使之不遺○誠齋楊氏曰
大哉天地之運日往月來而為夜月往日來而為晝
孰測其所以然哉聖人乃能通而知之者蓋往者屈
也來者信也晝夜者一日之屈信也寒暑者一歲之
屈信也死生者一世之屈信也古今者萬世之屈信
也聖人何以通而知之用易而已○龜山楊氏曰神
者妙萬物而為言易者生生之謂天高地下必有方
矣神則无方天圓地方必有體矣易則无體无在而
无乎不在无為而无所不為也○雲峯胡氏曰上文
言彌綸天地之道此曰範圍曲成範圍如大德敦化
即所謂彌也曲成如小德川流即所謂綸也上文言
聖人之知不過此則聖人能使天地之化皆不過上
文知幽明知死生知鬼神知命此則通晝夜之道而
知是豈聞見之知云乎哉前所謂知者知有其故知

有其說知有其情狀也此所知者則
神无方所易无形體矣嗚呼深哉

右第四章

本義此章言易道之大聖人用之如此

一陰一陽之謂道

程子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此理固深說則无可說所以陰陽者道既曰氣則便有二言開闔便是感既二則便有感所以開闔者道開闔便是陰陽老子言虛而生氣非也陰陽開闔本无先後不可道今日有陰明日有陽如人言形影蓋形影一時不可言今日有形明日有影有便齊有○離了陰陽使无道所以陰陽者是道也陰陽氣也氣是形而下者道是形而上者形而上者則是密也○一陰一陽之謂道道非陰

陽也所以一陰一陽者道也如一闔一闔謂之變

本義陰陽迭運者氣也其理則所謂道

朱子曰一陰一陽之謂道

陰陽何以謂之道當離合看○一陰一陽之謂道則陰陽是氣不是道所以為陰陽者乃道也若只言陰陽之謂道則陰陽是道今日一陰一陽則是所以循環者乃道也一闔一闔謂之變亦然又曰理則一而其形者則謂之器其不形者則謂之道然而道非器不形器非道不立蓋陰陽亦器也而所以陰陽者道也是以一陰一陽往來不息而聖人指是以明道之全體也此一陰一陽之謂道之說也○問一陰一陽之謂道便是太極否曰陰陽只是陰陽道便是太極程子說所以一陰一陽者道也○問一陰一陽之謂道曰以一日言之則晝陽而夜陰以一月言之則望前為陽望後為陰以一歲言之則春夏為陽秋冬為

陰從古至今。德地衰將去。只是這個陰陽是孰使之然哉。乃道也。從此句下文分兩脚。此氣之動為人為物。渾是一個道理。故人未生以前。此理本善。所以謂繼之者善。此則屬陽氣。質既定為人為物。所以謂成之者性。此則屬陰。又曰一陰一陽。此是天地之理。如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繼之者善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此成之者性也。這一段是說天地生成萬物之意。不是說人性上事。

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程子曰止於至善。不明乎善。此言善者義理之精微。元可得名。且以至善目之。繼之者善。此言善却言得。輕但謂繼斯道者莫非善也。不可謂之惡。○生生之謂易。是天之所以為道也。天只是以生為道。繼此生之理者。即是善也。善便有一個元底意思。元者善之長。萬物皆有春意。便是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成却

待萬物自成
其性須得

本義道具於陰而行乎陽繼言其發也善謂化育之
功陽之事也成言其具也性謂物之所受言物生則
有性而各具是道也陰之事也周子程子之書言之

備矣

或問繼之者善繼則是此理之流行未賦與在萬物朱子曰如兩個輪只管轉流動不已萬化

皆從此出來某常喻之如兩片磨中間一個磨心只管推轉不已穀米四散撒出來所以為繼之者善○
程子言動靜无端陰陽无始蓋此亦且從那動處說
起若論那動以前又有靜靜以前又有動如云一陰
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這繼字便是動之頭若只
一闕一闕而无繼便是合殺了問繼是動靜之間否

曰是靜之終動之始也○化育流行未有定質者為陽此繼之者善附若成形不可變易者為陰此成之者性大凡已成形後即漸衰息以至於盡所以屬陰又曰繼是接續不息之意成是凝成有主之意繼之者善也元亨是氣之方行而未著於物也是上一截事成之者性也利貞是氣之結成一物也是下一截事又曰繼之者氣之方出而未有所以成之謂也善則理之方行而未有所以立之名也陽之屬也成則物之已成性則理之已立者也陰之屬也問妙合之始便是繼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便是成曰動而生陽之時便是有繼底意至靜而成陰方是成又曰繼之者善便是公共底成之者性便是自家得底又曰繼之者善如水之流行成之者性如水之止而成渾○問繼之成之是道是器曰繼之成之是器善與性是道又問孟子只言性善易却云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如此則性與善却是二事曰一陰一

欽定四庫全書

店見大全
卷二十二

三

陽是總名道繼之者善是二氣五行之事成之者性是氣化以後事○問性固是理然性之得名是就人生稟得言之否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這個理在天地間時只是善无有不善者生物得來方始名曰性只是這個理在天則曰命在人則曰性○問孔子已說繼善成性如何人尚未知性到得孟子方說出曰孔子說得細膩孟子說得疎略益不曾推原源頭不曾說上面一截只是說成之者性也○節初齊氏曰道太極也陰陽所乘之機也動而生陽靜而生陰今不先言陽而先言陰將就所繼而言也朱子曰繼者靜之後而動之端也若靜極之後不繼之以動造化便從此合殺了豈道也哉一陰一陽此生主之機所謂道也○龜山楊氏曰繼之者善无間也成之者性无虧也○節齋蔡氏曰繼善陽也成性陰也此以天命之序而言陰陽也然陽之所以為陽者皆動而物受之性而言陰陽也然陽之所以為陽者皆動而

无體也。陰之所以為陰者，皆靜而有體也。○建安丘氏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是就造化流行上說。成之者，性是就人心稟受上說。繼之者，善是就天所賦人所受中間過接上說。如書帝降之喪中，庸天命之性，所謂降所謂命，即繼之義也。

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

故君子之道鮮矣。

知音智不知之知，如字鮮，息淺反。

程子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自然之道也。繼之者，善也。出道則有用。元者，善之長也。成之者，却只是性各正性命者也。故曰：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如此則亦无始亦无終，亦无因甚有，亦无因甚无，亦无有處有，亦无无處无。○這個義理，仁者又看做仁了也。知者又看

欽定四庫全書

居見大全
卷二十二

三十五

做知了也百姓日用而不知此所以君子之道鮮矣此個義理亦不少亦不剩只是人看他不見也

本義仁陽知陰各得是道之一隅故隨其所見而目為全體也日用不知則莫不飲食鮮能知味者又其每下者也然亦莫不有是道焉或曰上章以知屬乎天仁屬乎地與此不同何也曰彼以清濁言此以動

靜言

朱子曰此章自易與天地準以下只是言個陰陽至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謂各

隨人氣稟偏處見仁亦屬陽知亦屬陰此又分著陰陽如繼之者善成之者性便是於造化流行處分陰陽此是指人氣稟有偏處分屬陰陽耳○萬物各具是性但氣稟不同各以其性之所近者窺之故仁者

只見得他發生流動處便以為仁知者只見得他貞靜處便以為知下此一等百姓日用之間習矣而不察所以君子之道鮮矣○節初齊氏曰仁者見之於已動之後而識其動而及物之機故曰仁知者見之於未動之先而識其復而幹事之體故曰知百姓則又行不著習不察而全未有見者也百姓固未見道仁者知者亦未見道之全故曰君子之道鮮矣君子何道也一陰一陽之道也上文所謂天地之道也故必有知幽明之故知死生之說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之聖人而後可以成位乎其中矣不然仁者知者之知其視百姓之日用而不知亦何以大相遠哉○建安丘氏曰此言性成之後人稟陽之動者為仁稟陰之靜者為知唯其所稟之各異是以所見之各偏仁者見仁而不見知故謂其道止於仁知者見知而不見仁故謂其道止於知至於百姓日用飲食間於斯道之中而不知有斯道焉此君子之道所以

鮮也。○雲峯胡氏曰：首三句正昆夫子言性與天道處。陰陽非道也。一陰又一陽，所以循環而巳者，道也。繼者，靜之終動之始，最可見一陰又一陽之妙。水義曰：繼言其發成言其具，蓋在造化者方發而賦於物，其理元有不善在人物者，各具是理以有生，則謂之性。其發者是天命之性，其具者天命已不能不麗於氣質矣。仁者，知者，百姓指氣質而言也。上章說聖人之知仁，知與仁合而為一，此說仁者知者仁與知者分而為二。道无陰陽，本自无滯仁者之見滯於陽知者之見滯於陰，百姓則又日由乎陰陽之道而不

知故君子之道鮮道无二道君子之道即能深會乎陰陽之道者也

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

程子曰

顯諸仁止陰陽不測之神妙无方變化无迹藏諸

用也天地不與聖人同憂天地不宰聖人有心也天
地无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无為天地聖人之盛德
大業可謂至矣富有溥博也日新无窮也生生相續
變易而不窮也乾始物而有象坤成物而體備法象
者矣推數可以知來物通變不窮事之理也天下之
有不離乎陰陽唯神也莫知其鄉不測其為剛柔動
靜也○天地之大德曰生其生可見也所以生之者
用也故曰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
憂聖人人也故无憂天則不為堯存不為桀亡
者也○天地鼓萬物如此聖人循天理而欲萬物同
之所以有憂患○天地以无心故不憂聖人致有為
之事故憂○聖人有為之功天地不宰之功○此天
地與人異處聖人有不能為天之所為
處○鼓動萬物聖人之神知則不可名

本義顯自內而外也仁謂造化之功德之發也藏自

外而內也用謂機緘之妙業之本也程子曰天地无

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无為

朱子曰顯諸仁是元亨利貞之通藏諸用是利貞

誠之復又曰顯諸仁是用底跡藏諸用是流行發見底物顯諸仁是流行發見底藏諸用是流行發見底物顯諸

仁千頭萬緒藏諸用只是一個物事作顯諸仁底骨子顯諸仁是繼之者善也藏諸用是成之者性也天

下萬物萬事其繁然發見處皆是顯然者然一事自是一事一物自成一物便是用藏在這裏如元亨利

貞元亨是流行處利貞是流行底骨子流行個甚麼只是流行這貞而已此顯諸仁藏諸用之謂也又曰

顯諸仁似怒藏諸用似忠顯諸仁似貫藏諸用似一顯諸仁如惻隱藏諸用似仁也惻隱羞惡辭遜是非

顯諸仁也仁義禮智藏諸用也只是這一個惻隱隨
事發見及至成那事時一事各成一仁此便是藏諸
用其發用時在這道理中發去及至成這事時又只
是這個道理此便是業業是事之已成處鼓萬物而
不與聖人同愛此正是顯諸仁藏諸用底時節盛德
大業便是顯諸仁藏諸用成就處又曰顯諸仁似隱
而費藏諸用似費而隱又曰顯諸仁易說藏諸用極
微難說這用字如橫渠說一故神神字用字一樣顯
諸仁如春生夏長發生彰露可見者藏諸用是以
生長者藏在裏面而不可見又這個有作先後說處
如元亨利貞之類有作表裏說處便是這裏○顯諸
仁德之所以盛藏諸用業之所以成譬如一樹一根
生許多枝葉花實此是顯諸仁處及至結實一枝成
一個種子此是藏諸用處生生不已所謂日新也萬
物无不具此理所謂富有也又曰如此一穗禾其始
只用一個母子少間成穀一個各自成得一個將去

種植一個又自成一穗又開枝開葉去所以下文謂富有之謂大業○天地造化是自然聖人雖生知安行然畢竟是有心去做所以說不與聖人同憂明道二語最好天地无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无為无心便是不要成化便是鼓萬物天地鼓萬物亦何嘗有心來○盛德大業至矣哉是贊歎上面顯諸仁藏諸用又曰盛德大業至矣哉只是說易之理非指聖人而言○誠齋楊氏曰聖人之與天地可同者顯仁藏用之德業也不可同者天地无心聖人有心也聖人仁萬物而獨任其憂天地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其憂蓋聖人有心則有憂天地无心則无憂也○或問勉齋黃氏曰本義云顯自內而外藏自外而內竊疑造化之功固有自內而外機緘之妙何以見其自外而內曰仁本是在內以其發出在外故謂之自內而外用本是在外以其收藏歸內故謂之自外而內如春夏之生長萬物便是顯諸仁至秋冬則收藏成實

便是藏諸用春夏是顯秋冬所藏之仁秋冬是藏春夏所顯之用也○雲峯胡氏曰顯藏二字與中庸費隱相似隱在費中費之外他无所謂隱藏在顯中顯之外他无所謂藏蓋顯諸仁是用之迹而藏德之所發行藏諸用即仁之心而大業之所以立顯諸仁是發主可見者藏諸用是所以發生者即藏於中而不可見本義上文曰善謂化育之功此則曰仁謂造化之功見得繼之者善即是造化顯諸仁處善者天地賦予萬物之理仁者天地生生萬物之心人得天地之心以為心即謂之仁而善之本也上章言在聖人者則曰仁與智此言在造化者則曰仁與用發於造化者為仁而所以發者為用發於聖人者為仁而所以發者為智用者造化機絨之妙鼓萬物而无心知者聖人密用之妙不能不運天下以心此造化之所為不與聖人同憂而為盛德大業之至也

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

本義張子曰富有者大而无外日新者久而无窮

朱子

曰先說個富有方始說日新此與說宇宙相似先是
有這物事了方始相連相續去○富有之謂大業言
萬物萬事无非得此理所謂富有也日新是只管運
用流行生生不已富有之謂大業以人言之須是天
下事无不理會方得若纔工夫不到業无由大少間
措置事業便有欠闕此便有病○節齋蔡氏曰富有
廣大不禦日新悠久无疆天高地下萬物散殊其富
有之謂皞陰陽升降變化无窮其日新之謂皞○西
山真氏曰此雖言易之理然易也天地也聖人也一
而已矣生物无窮天地之大業也運行不息天地之
盛德也功及萬世聖人之大業也終始日新聖人之
盛德也學者有志於進德修業者亦必以天地聖人

為法益非富有不可以言大
業非日新不可以言盛德也

生生之謂易

程子曰所以謂萬物一體者皆有此理只為從那裏
來生生之謂易生則一時生皆完此理人則能推物
則氣昏推不得不可謂他物不與有也○生生之謂
易生生之用則神也○天地陰陽其勢高下甚相背
然必相須而為用也有陰便有陽有一便有二纔有
一二便有三一二之間便是三已往便无穷老子亦
言三生萬物此是生生之謂易理自然如此維天之
命於穆不已自是理自相續不已非是人為之如便
可為雖使百萬般安排也須是有息時只為无為故
不息中庸言不見而章不動而變无為而成天地之
道可一言
而盡也

本義陰生陽陽生陰其變无窮理與書皆然也

程氏
鉅夫

曰生生之謂易剝初盡而復已生生生不息靡有間
絕象辭變占雖其別有四生生之理則一而已外此
二字不足以知易○雲峯胡氏曰富有者无物不有
而无一毫之虧欠日新者无時不然而无一息之間
斷藏而愈有則顯而愈新
此即所以為生生之易

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

本義效呈也法謂造化之詳密而可見者

朱子曰既
說盛德大

業又說他只管從地生去所以接之以生生之謂易
是漸說入易上去乾只畧成一個形象坤便都呈見
出許多法來到坤處都細了萬法一齊出見成象之
謂乾此造化方有些顯露處效法之謂坤以法言之

則大段詳密矣效字難看如效順效忠效力之效有
陳獻底意思乾坤只是理理本无心自人而觀猶必
待乾之成象而後坤能效法然理自如此本无相待
且如四時亦只是自然迷運春夏生物初不道要秋
冬成之秋冬成物又不道成就春夏之所生皆是理
之所必然者爾又曰凡屬陽底便是只有個象而已
象是方做未成形之意已成形便屬陰成象謂如日
月星辰在天亦无個實形只是個懸象如此乾便畧
坤便詳法是有一成已定之物可以形狀見者如條
法亦是實有已成之法○節齋蔡氏曰易者變易而
不窮故曰生生象者法之未定法者象之已形乾主
氣故曰成象坤主形故曰效法乾坤成而易則肇乎
先者也

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

本義占筮也事之未定者屬乎陽也事行事也占之已決者屬乎陰也極數知來所以通事之變張忠定

公言公事有陰陽意蓋如此

朱子曰占出這事人便依他這個做便是通變

之謂事看來聖人說到至處便說在占上去則此書分明是要做占用矣○張非崖說公事未判時屬陽已判後屬陰便是此意公事未判生殺輕重都未定今已判了更不可易○自富有至效法是說其理如此用處却在耶極數知來與通變謂事上面蓋說上而許多道理要做這般用○漢上朱氏曰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極天地之數而吉凶可以前知此之謂占○建安丘氏曰數蓍數也變卦變也物莫逃乎數故極占數可以知來物事行事也即所占卦變而通之也

陰陽不測之謂神

程子曰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陰陽不測之謂神要思而得之○問明道提此三句是如何來子曰此三句也是緊要須是看本文方得

本義張子曰兩在故不測

朱子曰陰陽不測之謂神是總結這一段不測者是

在這裏又在那裏便是這一個物事走來走去無處不在在六十四卦都說了這又說三百八十四爻許多變化都只是這一個物事周流其間○問德是得於己底業是發出來底德便是本生生之謂易便是體成象謂乾效法謂坤便只是裏面交錯底曰乾坤其易之繆易是一塊乾坤是裏面往來底聖人作易便是如此又問陰陽不測之謂神便是妙用處曰便是包括許多道理橫渠說得極好一故神橫渠親註云

兩在故不測只是這一物却周行事物之間如所謂陰陽屈信往來上下以至行乎什百千萬之中无非這一個物事所謂兩在故不測○建安丘氏曰上章言易无體此言生生之謂易唯其生生所以无體上章言神无方此言陰陽不測之謂神唯其不測所以无方言易而以乾坤繼之乾坤毀則无以見易也言神而以占事先之占事則神所託而顯者也神易用而變化无窮其實則不越乎陰陽兩端而已

右第五章

本義此章言道之體用不外乎陰陽而其所以

然者則未嘗倚於陰陽也

雙湖胡氏曰此章專論陰陽之道在造化

與易書其在造化者生而為人則自繼善成性之後而有仁知百姓之分生而為物則自顯仁

哉用之後而有鼓萬物之妙君子之道鮮聖人所憂也造化不預焉而自極其德業富有日新之至其在易書者自生儀象以至生卦成象而為乾陽之為也效法而為坤陰之為也此陰陽之在卦者極七八九六之數而占以知來通陰陽老少之變而因以作事此陰陽之在著者故首之以一陰一陽之謂道終之以陰陽不測之謂神其體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在造化以體言也在易書以用言也聖人其始假易書陰陽以洗其憂世之心望天下為君子之歸而成造化所不及之能者歟○雲峯胡氏曰此章常分作三截看第一節繼善屬陽成性屬陰仁屬陽知屬陰第三節成象微而畧可見屬陽效法詳密而皆可見屬陰占者事之未定屬陽事者占之已決屬陰皆分說陰陽故始之以一陰一陽之謂道結之以陰陽不測之謂神本義引張

子之言曰兩在故不測一陰而又一陽即所謂兩在也第二節顯諸仁藏諸用總說一陰一陽不測之妙蓋天以一陰一陽化生萬物故謂之顯諸仁所以一陰一陽化生萬物者即藏於其中故謂之藏諸用道之用不可窮用之神不可測聖人拈出一用字見得造化有造化之用人事有人事之用百姓用而不知學易者當知之以有用也

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

夫音扶下同

程子曰

夫易廣矣大矣止易簡之善配至德○易道廣大推遠則无窮近言則安靜而正天地之

間萬物之理无有不同乾靜也專動也直專專一也直直易也唯其專直故其生物之功大坤靜翁動闢

坤體動則開應乾開闔而廣生萬物廣大天地之功也變通四時之運也一陰一陽日月之行也乾坤易簡之功乃至善之德也

本義不禦言无盡靜而正言即物而理存備言无所

不有

是米子曰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是无大无小无物不包然常體便各具此道理

所謂靜而正者須著工夫看未動時便都有此道理都是真實所以下個正字靜而正謂觸處皆見有此道不待安排措置雖至小至近至邇至陋之事无不見有隨處皆見足无所欠闕只觀之人身便見○節齋蔡氏曰正不偏備偏也言乎遠其理不以遠而窮言乎邇其理不以邇而偏言乎天地之間不以事物之多而不備○雲峯胡氏曰前章易與天地準讚易之書也此章廣矣大矣讚易之理也以言乎遠則不

禦語大天下莫能載也以言乎通則靜而正語小天
下莫能破也本義以為即物而理存者蓋言此理非
特動時可見即眼前事物觀之未動時亦无非此真
實之理也以言乎天地之間備矣盈天地之間唯萬
物此理无
物不有也

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

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

翕虛反
闢婢亦反

程子曰乾陽也不動則不剛其靜也專其動也直不
專一則不能直遂坤陰也不靜則不柔其靜也翕其
動也闢不翕聚
則不能發散

本義乾坤各有動靜於其四德見之靜體而動用靜

別而動交也乾一而實故以質言而曰大坤二而虛故以量言而曰廣蓋天之形雖包於地之外而其氣常行乎地之中也易之所以廣大者以此

朱子曰乾靜專動直

而大生坤靜翕動闢而廣生這說陰陽體性如此卦畫也陽歸似德地又曰以乾坤二卦觀之亦可見乾畫奇便見得其靜也專其動也直坤畫耦便見得其靜也翕其動也闢○健者乾之性情如剛強底人便靜時亦有個立作做事底意思故曰其靜也專順者坤之性情如柔順底人靜時只有個収斂而已故曰其靜也翕○問本義云乾一而實故以質言而曰大坤二而虛故以量言而曰廣曰此兩句解得極分曉蓋曰以形言之則天包地外地在天之中所以說天之質人以理與氣言之則天之氣却盡在地之中地

盡承受得那天之氣所以說其量廣天只是一個物
事一故實從裏面便實出來流行發生只是一個物
事所以說乾一而實地形雖是堅實然却虛天之氣
流行乎地之中皆從地裏面發出來所以說坤二而
虛天以其包得地所以說其質之大地以其容得天
之氣所以說其量之廣非是說地之形有盡故以量
言也只是說地盡容得天之氣所以說其量之廣耳
問乾一畫坤兩畫如何曰觀乾一而實坤二而虛之
說可見乾只是一個物事充實猶滿坤便有間闕乾
氣上來時坤便間從兩邊去如兩扇門相似正如扇
之運風翫之蒸飯扇翫是坤風與蒸乾之氣也問陽
奇陰偶就天地之實形上看如何見得曰大生是渾
論无所不包廣生是廣闊能容受得那天之氣專直
則只是一物直去翕闔則是兩個翕則合闔則開此
奇偶之形也又曰地到冬間都翕聚不開至春則天
氣入地地氣開以迎之又曰大抵陰是兩件如陰爻

兩畫闢是兩開去翕是兩合如地皮上生出物來地皮須開今天固包著地然天之氣却貫在地中地却虛有以受天之氣下文大生廣生云者大是一個大底物事廣便容受得許多物事大字實廣字虛又曰地却是有空闕處天却四方上下都周匝无空闕偏塞滿皆是有空闕處天之四向底下却靠著那天天包地其氣无不通恁地看來渾只是天了氣却從地中迸出又見地廣處橫渠云地对天不過○潛室陳氏曰專直翕闢此當以卦畫論卦畫始生唯乾之一奇未有他物此其體也其專也已而纔動則直遂而生生不巳卦畫既生乾之諸卦以次呈露獨坤居後包在乾諸卦之裏而猶未露此其體也其翕也至其動也則坤之諸卦始從乾諸卦裏開闢出來遂分了乾之一半○雲峯胡氏曰本義云乾坤各有動靜於其四德見之益元亨者動而乾坤之用以行利貞者靜而乾坤之體以立靜而別乾以剛健為貞坤以柔順為貞

也動而交乾元為氣之始而坤元則承之以為形之始也乾唯健故一以施坤唯順故兩而承靜專一者之存動直一者之達靜翕兩者之合動闢兩者之分一之達所以行乎坤之兩故以質言而曰大雨之分所以承乎乾之一故以量言而曰廣

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

本義易之廣大變通與其所言陰陽之說易簡之德

配之天道人事則如此

朱子曰大槩上面幾句是虛說底這個配天地四時日月

至德是說他實處○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以易配天易簡之善配至德以易配人

之至德此是以易中之理取外而一事來對謂易之
廣大故可配天地易之變通如老陽覆陰老陰覆陽
往來變化故可配四時陰陽之義便是日月相似易
簡之善便如在人至德○問這配字莫是配合否
曰配只是相似之意且如變通配四時四時如何配
合四時自是流行不息所謂變通者如此易簡之善
配至德至德亦如何配合易簡易常行之理至德是
自家所得者又曰也是易上有這道理如人心之至
德也又曰欲見其廣大則於天地乎觀之欲見其變
通則於四時乎觀之欲知其陰陽之義則觀於日月
可見欲知簡易則觀於聖人之至德可見○南軒張
氏曰乾之大生以資其始坤之廣生以流其形此廣
大配天地也闔闔往來終則有始此變通配四時也
復言七日以陽生為義臨言八月以陰長為戒此陰
陽之義配日月也中庸之德中人以上可俯而就此
易知也中人以下可跂而及此易從也故曰易簡之

善配
至德

右第六章

誠齋楊氏曰此章聖人所以贊易之道其極至於廣大之二言其原生於乾坤

之二卦也○平菴項氏曰夫易廣矣大矣此章之總目也遠而不禦即直與闊也邇而靜正即專與翕也天地之間備矣即大生廣生也易之為道一與兩而已乾即一也靜而守一則其事專而无不閑動而用一則其行直而无不閑此乾所以為萬物之父母坤即兩也兩閉者為翕言與乾俱閑也兩開者為闢言與乾俱閑也此坤所以為萬物之母大者无不統也廣者无不承也自廣大而至易簡其言之序自博而趨約也天地之間至大者天地至變者四時至精者日月○至善者至德易之書其此四者豈不謂之備乎○雲峯胡氏曰首章論乾坤之尊卑結之以

易簡而理得此章論乾坤之廣大結之以易簡
配至德然則易固不徒在乾坤而自在於吾之
心中矣

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

禮卑崇效天卑法地

知音

程子曰

子曰易其至矣乎止道義之門○易之道其
至矣乎聖人以易之道崇大其德業也知則

崇高禮則卑下高卑順理合天地之道也高卑之位
設則易在其中矣斯理也成之在人則為性成之者
性也人心存乎此理之
所存乃道義之門也

本義十翼皆夫子所作不應自著子曰字疑皆後人

所加也窮理則知崇如天而德崇循理則禮卑如地

而業廣此其取類又以清濁言也

朱子曰知崇禮卑這是兩截知崇是

知識要超邁禮卑是須就切實處行若知不高則識見淺陋若履不切則所行不實知識高便是象天所行實便是法地識見高於上所行實於下中間便生而不窮故說易行乎其中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天學所說格物致知是知崇之事所說誠意正心修身是禮卑之事又曰知識貴乎高明踐履貴乎著實知既高明須是放底著實去做又曰學只是知與禮他這意思却好禮便細密中庸致廣大盡精微等語皆是說知禮又曰知是知處禮是行處知儘要高行却自近起又曰知崇天也是致知事要得高明禮卑地也是事事都要踐履過卑便業廣又曰知崇者德之所以崇禮卑者業之所以廣禮纔有些子不到處

這業便有欠闕便不廣了地雖極卑无所欠闕故廣
又曰知識日多則知益高又曰這事也合禮那事也
合禮積累多業便廣又曰所謂德言盛禮言恭禮便
是要極卑故无物事无個禮雖於至微至細底事皆
常畏謹戒懼唯恐失之這便是禮之卑處禮儀三百
威儀三千无非卑底事然又不是強安排皆是天理
合如此又曰禮卑是卑順之意卑便廣地卑便廣高
則狹了人若只揀取高底做便狹如何會廣地卑便
會廣世上更无物卑似地底又曰禮卑是從貼底謹
細微做去所以能廣○建安丘氏曰聖人之知如天
之崇故所知日進於高明而德以崇禮如地之卑故
所行日就於平實而業以廣○潛室陳氏曰易言知
崇即中庸尊德性致廣大極高明底事易言禮卑即
中庸道問學盡精微道中庸底事知欲高明故崇如
天禮欲執守故卑如地若一向務高明而不事著實
則窮賸索幽流於清虛而无執守依憑之實地須是

約之以禮知以虛明為用屬陽屬天皆言其輕清也禮以形氣為質屬陰屬地皆言其重濁也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程子曰天地設位而易行其中何不言人行其中盛人亦物也若言神行乎其中則人只於鬼神上求矣若言理言誠亦可也而特言易者欲使人默識而自得之也○天地只是設位易行乎其中者神也○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乾坤毀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易是個甚易又不只是這一部書是易之道也不要將易又是一個事只是盡天理便是易也○成性存存便是道義之門○成性存存道義之門亦是萬物各有成性存存亦是生生不已之意天只是以生為道成性存存道義之門道无體義有方也

本義天地設位而變化行猶知禮存性而道義出也

成性本成之性也存存謂存而又存不已之意也

朱子

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陰陽升降便是易易者陰陽是也○問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曰上文言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入崇其智須是如天之高卑其禮須如地之下天地設位一句只是引起要說知崇禮卑人之知禮能如天地便能成性存存道義便自此出所謂道義便是易也成性存存不必專主聖人而言○成性猶言見成底性這性元自好了但知崇禮卑則成性便存存又曰成性是不曾作壞底存謂常在這裏存之又存又曰成性成之者性字義同而用與成性是已成之性如言成德成說之類成之者性是成就之意如言成已成物之類問成性存存是不忘其所存曰衆人多

是說到聖人處方是性之成看來不如此成性只是
 一個渾淪之性存而不失便是道義之門便是生生
 不已處又曰存存是生生不已之意當以伊川說為
 是又曰堯舜性之是其性本渾成學者學之須是以
 知禮做也到得他成性處道義出謂這裏流出道體
 也義用也又曰性是自己家所以得於天底道義是衆
 人公共底○節齋蔡氏曰道義之在造化則謂之易
 易之在人則謂之道義位謂有位可居門謂有門可
 出存存謂存之又存使之有體如天地也故有
 天地之位而後易行有知禮之門而後道我出

右第七章

雙湖胡氏曰此章贊易道之至聖人所
 以崇廣其德業而參天地也切意聖人

之稱非泛蓋指作易聖人也崇德乾之事廣業
 坤之事知崇效天而乾畫成矣禮卑法地而坤
 畫成矣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即天尊地卑
 乾坤定矣之義成性存存道義之門聖人畫易

亦无非所以教民十莖决嫌疑定猶豫俾得以
存存其已成之性而由乎道義之門耳夫子之
意或者在此乎○雲峯胡氏曰上文言至德此
章因而讚之曰易其至矣乎蓋可久可大賢人
之德業未足為至至矣哉富有日新造化之德
業也至矣乎知崇禮卑聖人之德業也崇德在
於知崇廣業在於禮卑窮理而其崇如天乃為
崇之至循理而其卑如地乃為卑之至天地之
位設而變化行猶知禮之性存而道義出知
禮之中自有天地道義之外他无所謂易也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
謂之象

程子曰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止擬議以成其變化
○賾深遠也聖人見天下深遠之事而比擬

其形容體象其事類故謂之象天下之動无窮也故
觀其會通會通綱要也乃以行其典禮典禮法度也
物之則也繫之辭以斷其吉凶者也言天下之深
遠難知也而理之所有不可厭也言天下之動无窮
也而物有其方不可紊也擬度而設其辭商議以察
其動擬議以成其變化也變化文之時義擬議議而
言之也舉鳴鶴在陰以下七爻
擬議而言者也餘文皆然也

本義蹟雜亂也象卦之象如說卦所列者

朱子曰聖人有以見

天下之蹟止是故謂之象象言卦也下截言文也蹟
說文曰蹟雜亂也古无此事只是蹟字今從臣亦是
口之義與左傳噴有煩言之噴同是口裏說話多雜
亂底意思所以下文說不可惡先儒多以蹟字為至
妙之意若如此說何以謂之不可惡者精粗本末无
亂穴闢底意思言之而不可惡者精粗本末无不盡

也又曰三百八十四爻是少雜亂又曰言天下之
至蹟而不可惡者言雖是雜亂聖人却於雜亂中見
其不雜亂之理便與下句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
之義一般○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蹟正是說畫卦之
初聖人見陰陽變化便畫出一畫一畫便有一個象
只管生去自不同六十四卦各自一樣問擬諸形容
者比度陰陽之形容蓋聖人見陰陽變化雜亂於是
比度其形容而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曰也是如此
嘗得郭子和書云其先人云不獨是天地風雷水火
山澤謂之象只是畫卦便是象也說得好○擬諸其
形容未便是說那水火雷風之形容方擬這卦看是
甚形容始去象那物之宜而名之一陽在二陰之下
則象以雷一陰在二陽之下則象以風擬是比度之
意○龜山楊氏曰形容者乾為圓坤為大與之類是
也物宜者乾稱龍坤稱牝馬之類是也非聖人有以
見天下之蹟其孰能擬象之乎○雲峯胡氏曰國字

諸家多以為隱奧之義本義獨依說文曰隨離亂也
蓋傳有曰探賾索隱則賾自賾隱自隱蓋於陰陽離
亂之中而求其隱奧之理耳聖人見天地之間陰陽
相離於是擬之而為六十四卦其象亦如此之雜也
擬者象之未成象者擬之已定始以乾坤二卦言之
未畫則擬陰陽之形容而象乾坤之宜於是為奇隅
之畫畫則象也已畫又擬乾坤之形容而取象天地
首腹牛馬以至於為金為玉為釜為布之類皆象也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

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

斷丁
亂反

本義會謂理之所聚而不可遺處通謂理之可行而
无所礙處如庖丁解牛會則其族而通則其虛也

朱

曰觀會通是就事上看理之所聚與其所當行處又
曰通便是空處行得去便是通會便是四邊合湊來
處又曰會以物之所聚而言通以事之所宜而言會
是衆理聚處雖覺得有許多難易窒礙必於其中却
得個通底道理乃可行爾謂如庖丁解牛於族處批
大卻導大窾此是於其筋骨叢聚之所得其可通之
理故十九年而双發於矟且如事理間若不於會處
理會却只見得一偏便如何行得通須是於會處都
理會其間却自有個通處便如脉理相似到得多處
自然貫通得所以可行其典禮蓋會而不通便窒塞
而不可行通而不會便不知許多曲直錯雜處又曰
會是觀衆理之會通是擇其通者而行且如有一事
關若許多道理也有父子之恩重則使得身體皮膚受之父
夫婦之倫若父子之恩重則使得身說不可行若君臣
母不敢毀傷之義而委致其身而不敢毀傷之說不暇顧此
之義重則當委致其身而不敢毀傷之說不暇顧此

之謂觀會通又曰一卦之中自有會通六爻又自各有會通且如屯卦初九在卦之下未可以進為此屯之義乾坤始交而遇險陷亦屯之義似草穿地而未伸亦屯之義凡此數義皆屯之會聚處若磐桓利居貞便是亦個合行處却是他通處也典禮猶常禮常法又曰禮便是節文也升降揖遜是禮之節文這禮字又說得闊凡事物之常理皆是問觀會通以行典禮曰如堯舜揖遜湯武征伐皆是典禮處典禮只是常事○辭謂卦爻之辭○龜山楊氏曰爻者陰陽之文也○柴氏中行曰聖人默識天下之動觀其物理之會合通行處欲常行法度不廢於天下則繫辭以明其爻而斷之曰如此則為吉如此則為凶人知避凶趨吉則常法不廢之矣此易所以有爻也○雲峯胡氏曰天下之動非特陰陽之運動凡人之動而行事與夫一念之動皆是也觀會通以行典禮不會則於理有遺缺如之何可通不通則於理有窒礙如之

何可行通是時中典常是庸如此而行則吉背此而行則凶繫辭以明之故謂之文

言天下之至蹟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

也

惡易路反

本義惡猶厭也

朱子曰言天下之至蹟而不可惡也蓋雜亂處人易得厭惡然這都是道

理中合有底事自合理會故不可惡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蓋動亦是合有底然上面各自有道理故自不可亂○天下之至動事若未動時不見得他那道理如何人平不語水平不流湏是動方見得會通是會聚處典禮是借這般字來說只是說道觀他會通處後却求個道理來區處他所謂卦爻之動便是法象這個故曰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動亦未便說事之動只是事到面前自家一念之動要求處

置他便動也○厚齋馮氏曰象之所言如牝馬牝牛匪人女壯棟橈瓶羸之類若可惡矣然天下之至蹟所在而不可惡也爻之所言如戶庭无咎而門庭則凶弗過過之而弗遇過之先號後笑而先笑後號若甚亂矣然天下之至動所關而不可亂也

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程子曰至誠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故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也

本義觀象玩辭觀變玩占而法行之此下七爻則其

例也

或問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凡一言一動皆即易而擬議之否朱子曰然○擬議以成其變

化此變化只就人事說擬議只是裁度自家言動使合此理變易以從道之意如擬議得是便吉擬議未

善則為凶矣又曰這變化是就人動作處說如下所
舉七爻皆變化也○平菴項氏曰學易者擬其所立
之象以出言則言之淺深詳畧必各當其理誠其所
合之爻以制動則動之久速仕止必各當於時而易
之變化成於吾身矣故曰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
其變此之謂也○雲峯胡氏曰聖人之於象擬之而
後成學易者如之何不擬之而後言聖人之於爻必
觀會通以行典禮學易者如之何不識之而後動前
言變化易文之變化也此言
成其變化學易者之變化也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子曰君子
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
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

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

和胡卧反靡音靡行
下孟反見賢邇遍反

本義釋中孚九二爻義

朱子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
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此本

是說誠信感通之理夫子却專以言行論之蓋誠信感通莫大於言行○問言行君子之樞機是言所發者至近而所應者甚遠否曰樞機便是鳴鶴在陰下而大槩只說這意都不解著我有好爵二句○鳴鶴好爵皆卦中有此象諸爻立象聖人必有所據非是白撰但今不可考耳到孔子方不說象○柴氏中行曰鳴鶴在陰而其子和情之所同无隱顯之間也
我有好爵而爾亦靡於此心之所欲无物我之間也

言之善人皆以為善故應言之不善天下亦皆以為不善故違人心之於善惡豈異其所趨哉極言行之至可以動天地則三才一理又可見也○薛齋蔡氏曰萬化不窮感應二端而已故夫子取中乎九二之辭而推廣其理也居其室即在陰之義出其言即鳴鶴之義千里之外應之即其子和之義特主乎人而為言耳感應者心也言者心之聲行者心之迹言行乃感應之樞機也善者至善之理也不善則悖理矣人以善而感應則感應同乎天矣故曰動天地也

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

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斷丁管反

本義釋同人九五爻義言君子之道初若不同而後

實无間斷金如蘭言物莫能間而其言有味也

朱子曰同

心之利雖金石之堅亦被他斷決將去斷是斷做兩段又曰同人先號咷而後笑聖人却恁地解○誠齋楊氏曰君子之道于其心不于其迹心同迹異君子不以迹間心心異迹同君子不以心混迹故同人之先悲後喜與君子之甲出乙處此默彼語皆所不計也出處同道則禹顯顏晦同一情語默同道則史直遽卷同一意心同故也金石至堅也然不堅於人心故二人一心則石可裂金可折魚猶同器一童子能辨之臭味不同故也取南山之蘭雜北山之蘭十黃帝不能分臭味同故也○龜山楊氏曰迹異而心同不害其為同心與而迹同相望為愈遠金至堅而同心者斷之蘭至馨也而同心之言如之○息齋余氏曰以出處語默發明號笑之義聖人讀易不滯於故而知其新有如此者○雙湖胡氏曰二人九五六

二也先號後笑先隔後遇也不取君臣義者特借爻辭論同心之利耳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為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

藉在夜反夫音扶

本義釋大過初六爻義

節齋蔡氏曰物之置於地也可安矣而又藉之茅過於

慎也凡天下之事過則有失唯過於慎則无所失故无咎

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

存其位者也

本義釋諫九三文義德言盛禮言恭言德欲其盛禮

欲其恭也

南軒張氏曰大抵風之不厚不能負大翼水之不厚不能負大舟君子處心不厚則

恃勢而傲物耀功而忽人矣安能以其功而下人乎切觀地中有山之象夫德之盛而充實如山焉禮之恭而接下如地焉夫內之德盛而外之禮恭所以處上而人不忌處前而人不怨此謙所以長保其位也

○誠齋楊氏曰人之謙與傲係其德之厚與薄德厚者无益色德薄者无卑辭如鐘磬焉愈厚者聲愈緩薄者反是故有勞有功而不伐不德唯至厚者能之其德愈盛則其禮愈恭矣

亢龍有悔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

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本義釋乾上九爻義當屬文言此蓋重出

不出戶庭无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為階若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

慎密而不出也

幾音機

本義釋節初九爻義

節齋蔡氏曰不言則是非不形人之招禍唯言為甚故言所當

節也密於言語即不出戶庭之義兌有言象故於節之初爻重明之○建安丘氏曰爻義主出處之節而言此兼及於言語之節者節下卦兌兌為口舌亦其象也蓋口舌乃人一身之門戶一語不謹則失人失

身殃禍立至此尤君子之所重也故夫子因明謹行而又推之謹言也○誠齋楊氏曰唐高宗告武后以上官儀教我廢汝此君不密而失臣也陳蕃乞宣臣章以示宦者此臣不密而失身也

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

本義釋解六三爻義

來子曰六居三大率少有好底負且乘聖人這裏又見得有這

個小人乘君子之器底象故又於此發出這個道理來○柴氏中行曰六三以不正小人據非其位故有

此象人據非其義之所當有則啓謀利者攘奪之心
作易者明義利之分故於六三之小人居有德之位
知其必有盜乘其後而奪之天下之大盜未有不乘
隙而動也○涑水司馬氏曰上慢下暴慢其上而暴
其下也○誠齋楊氏曰司馬氏安能盜魏曹操教之
也蕭衍安能盜齊蕭道成教之也蓋盜非能盜小人
之有也小人實教盜以盜已之有也所謂知盜非知
奪伐之盜也知教奪伐者之盜也故又終之曰誨盜
曰盜之招者以此

右第八章

本義此章言卦爻之用

即齊蔡氏曰自中孚初
爻至此乃夫子擬議之

辭而為三百八十四爻之凡例也爻之有義非
辭不明而天下之事變化无窮又豈辭之所能

備哉苟玩之者拘而不通則一爻不過一事而已擬議以成其變化其所以示人者詳矣然夫子之辭特發其端耳學易者當玩而有得也○平庵項氏曰七爻皆欲人畏謹也鳴鶴言處隱之誠同人言同心之一白茅貴慎有終尚謙充龍惡亢戶庭以敬密負乘以戒慢皆所以養人之敬心也○雲峯胡氏曰夫子於乾坤皆有文言以申象傳象傳之意其餘象傳益亦有之如履與豫釋卦辭已畢復曰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此類皆是也然則繫辭此數卦即象傳之大言也善學易者可

以觸類而通其餘矣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

程子曰

自天一至地十合在天數五地數五上簡編失其次也天一主數地六成數纔有上五者

便有下五者二五合而成陰陽之功萬物變化鬼神之用也

本義此簡本在第十章之首程子曰宜在此今從之
此言天地之數陽奇陰偶即所謂河圖者也其位一
六居下二七居上三八居左四九居右五十居中就
此章而言之則中五為衍母次十為衍子次一二三
四為四象之位次六七八九為四象之數二老位於
西北二少位於東南其數則各以其類交錯於外也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十二

朱子曰自大衍之數五十至再扐而後掛便接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至可以佑神矣為一節是論大衍之數自天一至地十却連天數五至而行鬼神也為一節是論河圖五十五之數今其文間斷差錯不相連接舛誤甚明○卦雖八而數須十者八是陰陽數十是五行數一陰一陽便是二以二乘二便是四以四乘四便是八五行本只是五而有十者蓋一個便包兩個如木便包甲乙火便包丙丁土便包戊己金便包庚辛水便包壬癸所以為十○南軒張氏曰陽數奇一三五七九是也陰數偶二四六八十是也故生於天者成於地生於地者成於天而天地五十五之數所以成變化行鬼神○東坡蘇氏曰水至陰也必待天一加之而後生者陰不得陽則終不得而成也火至陽也必待地二加之而後生者陽不得陰則无所得而見也五行皆然莫不生於陰陽之相加陽加陰則為水為木為土陰加陽則為火為金苟不

相加則雖有陰陽之資而无五行之用○卽齋蔡氏曰天地者陰陽對待之定體也一至十者陰陽流行之次序也然對待非流行則不能變化流行非對待則不能自行而五十五者則流行之細分也○平庵項氏曰姚大老云天一至地十班固律歷志及衛元嵩元包運著篇皆在天數五之上程朱皆用此說今從之為是

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程子曰

有理則有氣有氣則有數行鬼神者數也數氣之用也大衍之數五十數始於一備於五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十二

小衍之而成十，大衍之則為五十五，十數之成也，成則不動，故損一以為用。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成變化而行鬼神者也。變化言功，鬼神言用。○南軒張氏曰：天地自然之數，盈虛消息往來不停，變化雖妙而數有以成之。若月令所謂鳩化為鷹，雀化為鵲，草木乃茂，草木黃落，可以歷數推而迎之。此天地之數有以成其變化也。鬼神雖幽而數有以行之。若其神勾芒、其神祝融、其神蓐收、其神玄冥，各司其時，各治其職者，此天地之數有以行乎鬼神也。

本義：此簡本在大衍之後。今按宜在此。天數五者一三五七九皆奇也，地數五者二四六八十皆偶也，相得謂一與二、三與四、五與六、七與八、九與十各以奇

偶為類而自相得有合謂一與六二與七三與八四與九五與十皆兩相合二十有五者五奇之積也三十者五偶之積也變化謂一變生水而六化成之二化生火而七變成之三變生木而八化成之四化生金而九變成之五變生土而十化成之鬼神謂凡奇

偶生成之屈伸往來者

朱子曰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是兩個意一與二三與四五

與六七與八九與十是奇偶以類相得一與六合二與七合三與八合四與九合五與十合是各有合在
十千甲乙木丙丁火戊己土庚辛金壬癸水便是相得甲與己合乙與庚合丙與辛合丁與壬合戊與癸

合是各有合○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程子曰變化言功鬼神言用張子曰成行鬼神之氣而已數只是氣變化鬼神亦只是氣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變化鬼神皆不越於其間○潘氏曰洛書之數天地自然之數也以天之一三五七九總之則為二十五此天數二十有五也以地之二四六八十總之則為三十此地數三十也又以天之二十五地之三十總之則為五十有五成變化而行鬼神不逃乎此數也天數二十有五其五也地數三十其五也莫不自五數之○雲峯胡氏曰河圖有自然之數所以成大易之象天地有自然之象又所以成河圖之數奇圓圍三偶方圍四三用其金四用其半此天地間自然之象也本義以論乾坤之策愚謂即此以論河圖之數可也一圓而三水生木也二方而四火克金也陽之一進而用三陰之四退而用二合二與三則為五此河圖之生數也一生水而六成之三生木而八成之

生數一進而用三成數則八退而用六二生火七成
之四生金九成之生數四退而用二成數則七進而
用九十八九六各為十五陰陽進退五藏其宅進即
為變退則為化鬼神屈伸往來皆進退之妙用也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為二以象兩掛一
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扚以象閏五歲再

閏故再扚而後掛

揲時設反奇紀
宜反扚郎得反

本義大衍之數五十蓋以河圖中宮天五乘地十而
得之至用以筮則又止用四十有九蓋皆出於理勢
之自然而非人之知力所能損益也兩謂天地也掛

懸其一於左手小指之間也三三才也揲間而數之也奇所揲四數之餘也扚勒於左手中三指之兩間也閏積月之餘日而成月者也五歲之間再積日而再成月故五歲之中凡有再閏然後別起積分如一掛之後左右各一揲而一扚故五者之中凡有再扚

然後別起一掛也

朱子曰河圖洛書之中數皆五衍之而各極其數以至於十則合為

五十矣河圖積數五十五其五十者皆因五而後得獨五為五十所因而自无所因故虛之則但為五十又五十五之中其四十者分為陰陽老少之數而其五與十者无所為則又以五乘十十乘五而亦皆為

五十矣洛書積數四十五其四十者散布於外而分陰陽老少之數唯五居中而无所為則亦自含五數而并為五十矣中數五衍之而各極其數以至於十者一個衍成十個五個便是五十聖人說這個不只如說得一路他說出這個物事自然有許多樣通透去如五奇五偶成五十五又一說六七八九十因五得數也○河圖五十五是天地自然之數大衍五十是聖人去這河圖裏面取那天五地十衍出這個數大槩河圖是自然底大衍是用以揲著求卦底○問大衍之義曰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虛其中金木水火土五數便是五十又虛天一故用四十有九此一說也三天兩地便是虛去天一之數只用天三對地二耳又五為主數之極十為成數之極以五乘十以十乘五亦為五十此一說也又數始於一成於五小衍之成十大衍之成五十此一說又一說也數家之說雖多不同某謂此說却分曉○問竊謂大衍之數不過五

而已五者數之祖也河圖洛書皆五居中而為數祖
宗大衍之數五十者即此五數衍而乘之各極其數
而合為五十也是五也於五行為土於五常為信水
火木金不得土不能各成一器仁義禮智不實有之
亦不能各成一德此五所以為數之宗也不知是否
曰此說是○奇者左右四揲之餘也○揲指間也謂四
揲左手之策而歸其餘於无名指間四揲右手之策
而歸其餘於中指之間也○聖人下字皆有義掛者
挂也○揲者○揲於二指之中也○掛一○歲○揲右二歲
○揲右三歲一○揲左四歲○揲左五歲再○揲也○一掛
之間凡再○揲即五歲之間凡再○揲之象也○大衍之
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者五十之內去其一但用四十
十九策合同未分是象天一也分而為二者以四十
九策分置左右兩手象兩者左手象天右手象地是
象兩儀也掛一者掛猶懸也於右手之中取一策懸
於左手小指之間象三者所掛之策所以象人而配

天地是象三才揲之以四者揲數之也謂先置右手之策於一處而以右手四四而數左手之策又置左手之策於一處而以左手四四而數右手之策也象四時者皆以四數是象四時也歸奇於扚者奇零也扚勒也謂既四數兩手之策則其四四之後必有零數或一或二或三或四左手者歸之於第四第三指之間右手者歸之於第三第二指之間而扚之也象閏者積分而成閏月也五歲再閏故再扚而後掛者凡前後閏相去大略三十二月在五歲之中此掛一揲四歸奇之法亦一變之間凡一掛兩揲兩扚為五歲之象其間凡兩扚以象閏是五歲之中凡有再閏然後置前掛扚之策復以見存之策分二掛一而為第二變也○大衍之數五十著之筭乃其策也策中乘除則直謂之數耳○著卦當初聖人用之亦須有個見成圖算後自失其傳所僅存者只有這幾句其間已自是添入字去說他了想得古人无許多解須別

有個全文說○繫辭言著法大抵只是解其大畧想別有文字今不可見但如天數五地數五此是舊文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是孔子解文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是舊文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此是孔子解文分而為二是本文以象象兩是解掛一揲之以四歸奇於扚皆是本文以象三以象四時以象閏之類皆是解文也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孔子則斷之以當期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孔子則斷之以當萬物之數於此可見○看繫辭須先看自大衍之數以下皆是說卜筮若不是說卜筮却是說一個无頭底物今人誠不知易○節齋蔡氏曰天參地兩合而為五位每位各衍之為十故曰大衍○丹陽都氏曰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而大衍之數五十者蓋數備於五而五十所宗者五也大衍之數五十而其用四十有九者蓋數始於一而四十有九數之所宗者一

也○建安丘氏曰大衍之數五十者取河圖中五參
天兩地之數以為衍母也大衍之用止四十九者又
就河圖五十數之在外者虛其天一之數而不用也
蓋一者數之始天下之數无窮而一无為故无為之
一以象太極○西山蔡氏曰五歲再閏者一變之中
自有五節掛為一節揲左為二節歸左奇於扞為三
節揲右為四節歸右奇於扞為五節一節象一歲三
節一歸奇象三歲一閏五節再歸奇象五歲再閏天
地之數三百六十每歲氣盈六日朔虛六日一歲餘
十二日三歲餘三十六日以三十日為一月更餘六
日又二歲餘二十四日合前所餘六日為三十日為
再閏再扞而後掛者再扞之後復以所餘之著合而
為一為第二變再分再掛再揲也不言分二不言揲
四獨言掛一者明第二變不可不掛也或曰揲著之
法虛一分二掛一揲四歸奇其第一揲不五則九第
二揲不四則八計其奇數以定陰陽老少去其初掛

之一何也曰虛一分二掛一揲四歸奇乃天地四時
之生萬物也其奇數策數以定陰陽老少乃萬物正
性命於天地也生著以分二掛一為體揲四歸奇為
用立卦以奇數為體策數為用在天地則虛其一而
用四十九在萬物則掛其一而用四十八此聖人所
以知變化之道也又曰第一揲掛一以四十九其奇
一也第二揲非四十四則四十第三揲非四十則三
十六不復有奇矣其掛何也曰人與天地竝立為三
天地非人則无以財成輔相故分二必掛一也初掛
者人極所以立天地因乎人也再揲三揲之掛者人
因天地以為用也○雲峯胡氏曰歷法再閏之後又
從積分而起則筮法再劫之後又必從掛一而起也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

六十當期之日

期音基

本義凡此策數生於四象蓋河圖四面太陽居一而連九少陰居二而連八少陽居三而連七太陰居四而連六揲著之法則通計三變之餘去其初掛之一凡四為奇凡八為偶奇圓圍三偶方圍四三用其全四用其半積而數之則為六七八九而第三變揲數策數亦皆符會蓋餘三奇則九而其揲亦九策亦四九三十六是為居一之太陽餘二奇一偶則八而其揲亦八策亦四八三十二是為居二之少陰二偶一

奇則七而其揲亦七策亦四七二十八是為居三之
少陽三偶則六而其揲亦六策亦四六二十四是為
居四之老陰是其變化往來進退離合之妙皆出自
然非人之所能為也少陰退而未極乎虛少陽進而
未極乎盈故此獨以老陽老陰計乾坤六爻之策數
餘可推而知也期周一歲也凡三百六十五日四分

日之一此特舉成數而槩言之耳

朱子曰策者著之
莖數曲禮所謂策

為著者是也大傳所謂乾坤二篇之策者正以其掛
扚之外見存著數為言耳蓋揲著之法凡三揲掛扚

通十三策而見存三十六策則為老陽之爻三揲掛
初通十七策而見存三十二策則為少陰之爻三揲
掛初通二十一策而見存二十八策則為少陽之爻
三揲掛初通二十五策而見存三十四策則為老陰
之爻大傳專以六爻乘二老而言故曰乾之策二百
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其實
六爻之為陰陽者老少錯雜其積而為乾者未必皆
老陽其積而為坤者未必皆老陰其為六子諸卦者
或陽或陰亦互有老少焉蓋老少之別本所以生爻
而非所以名卦今但以乾有老陽之象坤有老陰之
象六子有少陰陽之象且均其策數又偶合焉而因
假此而明彼則可若便以乾六爻皆為老陽坤六爻
皆為老陰六子皆為少陽少陰則恐其未安也但三
百六十者陰陽之合其數必齊若乾坤之爻而皆得
於少陰陽也則乾之策六其二十八而為百六十八
坤之策六其三十二而為百九十二其合亦為三百

六十此則不可易也○大凡易數皆六十三十六對
二十四三十二對二十八皆六十也以十甲十二辰
亦湊到六十也鐘律以五聲十二律亦積為六十也
以此知天地之數皆至六十為節○原山郭氏曰或
曰乾坤稱九六而六子不稱七八何也曰九六有象
七八无象也以卦則六子之卦七八隱於其中而无
象也以畫則雖六子亦皆乾坤之畫而六子无畫也
唯乾坤有用凡用六之道諸卦得奇者皆用乾之九
得偶者皆用坤之六終无用七用八之道故曰九六
有象七八无象也○節齋蔡氏曰天地之道故曰九六
極于三百六十大衍乾坤之策當期之日真所謂與
天地相似也○白雲郭氏曰天地謂之數乾坤謂之
策則數者策之所宗而策為已定之數也

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

本義二篇謂上下經凡陽爻百九十二得六千九百一十二策陰爻百九十二得四千六百八策合之得

此數

朱子曰二篇之策當萬物之數亦是取象之辭不是萬物恰有此數○二篇之策當萬物之數

不是萬物盡於此數只是取象自一而萬數萬數來當萬物之數耳○正義曰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者以乾老陽一爻有三十六策六爻凡有二百一十有六策也乾之少陽一爻有二十八策六爻則有一百六十八策此經據乾之老陽之策也坤之策百四十有四者坤之老陰一爻有二十四策六爻故一百四十有四策也若坤少陰一爻有三十二策六爻則有一百九十二此經據坤之老陰之策也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者舉合乾坤兩策有三百六十當期之數三百六十舉其大畧不數五日四分日之一也二

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者二篇之
文總有三百八十四文陰陽各半陽文一百九十二
文又別三十六總有六千九百一十二也陰文亦一
百九十二文又別二十四總有四千六百八也陰陽
總合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今攷凡言
策者即謂蓍也禮曰龜為卜策為筮又曰到策側龜
皆以策對龜而言則可知矣儀禮亦言筮人執筮尤
為明驗故此凡言策數雖指掛扚之外過揲見存之
蓍數而言然不以掛扚之內所餘之蓍不為策也疏
義及其解說皆已得之且其并以乾坤二少之交為
言則固不專以乾坤為老六子為少矣但乾坤皆少
而其合亦為三百六十兩篇皆少而其合亦為萬一
千五百二十則數有未及而學者不可不知耳○雲
峯胡氏曰前則掛扚之數象月之閏此則過揲之數
象歲之周蓋揲之以四已合四時之象故總過揲之
數又合四時成歲之象也獨曰乾坤之策者猶用九

用六三百八十四爻之通例而獨於乾坤言之也○
白雲胡氏曰聖人畫卦初未有以陰陽老少為然
卜史之象欲取動爻之後卦故分別老
少之象與聖人畫卦之意已不同矣

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

本義四營謂分二掛一揲四歸奇也易變易也謂一

變也三變成爻十八變則成六爻也

朱子曰四營而
成易易字只是

個變字四度經營方成一變若說易之一變却不可
這處未下得卦字亦未下得爻字只下得易字○四
營而成易者營謂經營易即變也謂分二掛一揲四
歸奇凡四度經營著策乃成一變也十有八變而成
卦者謂既三變而成一爻復合四十九策如前經營
以為一變積十八變則成六爻而為一卦也其法初

一變兩揲之餘為掛扚者不五則九第二變兩揲之餘為掛扚者不四則八第三變兩揲之餘為掛扚者亦不四則八五四為少九八為多若三變之間一五兩四則謂之三少一九兩八則謂之三多或一九一八而一四或一五而一八則謂之兩多一少或一九而二四或一五一四而一八則謂之兩少一多蓋四十九策去其初掛之一而存者四十八以四揲之為十二揲之數四五為少者一揲之數也八九為多者兩揲之數也一揲為奇兩揲為偶奇者屬陽而象圓偶者屬陰而象方圓者一圍三而用全故一奇而舍三方者一圍四而用半故一偶而舍二也若四象之次則一曰太陽二曰少陰三曰少陽四曰太陰以十分之則居一者舍九居二者舍八居三者舍七居四者舍六其相為對待而具於洛書者亦可見也故三少為老陽者三變各得其一揲之數而三三為九也其存者三十六而以四數之復得九揲之數也左數

右策則左右皆九左右皆策則一而開三也三多為
老陰者三變各得兩揲之數而三二為六也其存者
二十四而以四數之復得六揲之數也左數右策則
左右皆六左右皆策則圓四用半也兩多一少為少
陽者三變之中再得兩揲之數一得一揲之數而兩
二一三為七也其存者二十八而以四數之復得七
揲之數也左數右策則左右皆七左右皆策則方二
圓一也方二謂兩八圓一謂一十二兩少一多為少
陰者三變之中再得一揲之數一得兩揲之數而二
三一二為八也其存者三十二而以四數之復得八
揲之數也左數右策則左右皆八左右皆策則圓二
方一也圓二謂兩十二方一謂一八〇多少之說雖
不經見然其實以一約四以奇為少以偶為多而已
凡八者兩其四也陰之偶也故謂之多五四者一其
四也陽之奇也故謂之少奇陽體圓其法徑一圓三
而用其全故少之數三偶陰體方其法徑一圓四而

用其半故多之數二歸奇積三三而為九則其過揲者四之而為三十六矣歸奇積三二而為六則其過揲者四之而為二十四矣歸奇積二三一而為八則其過揲者四之而為三十二矣歸奇積二二一三而為七則其過揲者四之而為二十八矣過揲之數雖先得之然其數衆而繁歸奇之數雖後得之然其數寡而約紀數之法以約御繁不以衆制寡故先儒舊說專以多少決陰陽之老少而過揲之數亦冥會焉初非有異說也○平菴項氏曰此一節以是故發辭益接上文二篇之策而論揲著求卦之法于以總括夫一章之事也自下文八卦小成以下乃言得卦之後占象推演之法而一章之事備矣

八卦而小成

本義謂九變而成三畫得內卦也

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

長丁
文反

本義謂已成六爻而視其爻之變與不變以為動靜

則一卦可變而為六十四卦以定吉凶凡四千九十

六卦也

朱子曰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是占得這一卦則就上面推看如乾則推其為國為君為

父之類是也○雙湖胡氏曰按四千九十六卦乃焦延壽變卦之法詳見啓蒙原卦黃篇

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

行下
孟反

程子曰

顯明於道而見其功用之神故可與應對萬變可贊祐於神道矣謂合德也人唯順理以

成功乃贊天
地之化育也

本義道因辭顯行以數神酬酢謂應對祐神謂助神

化之功

或因卦顯道神德行朱子曰道較微妙无形影因卦辭說出來道這是吉這是凶這可為這

不可為德行是人做底事因數推出來方知得這不是人硬恁地做都是神之所為也又曰須知得是天理合如此○此是說著卦之用道理因此顯著德行是人事却由取決於著既知吉凶便可以酬酢事變神又豈能自說吉凶與人因有易後方著見便是易來佑助神也又曰易唯其顯道神德行故能與人酬酢而佑助夫神化之功也○神德行是說人事那顯做底只是人為若決之於鬼神德行便神○酬酢者言幽明之相應如賓主之相交也○平庵項氏曰天道雖幽可闡之以示乎人事雖顯可推之以合乎天

天明可以酬酢事物之宜幽可以贊出鬼神之命○雲峯胡氏曰道在天德行在人天者幽顯道闡幽

也在人者顯神德行微顯也著與卦可
與酬酢其在人者可與贊助其在天者

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

程子曰

知變化之道則知神之所為也合與上文相連不合在下

本義變化之道即上文數法是也皆非人之所能為

故夫子歎之而門人加子曰以別上文也

曰陽化為

陰陰變為陽者變化也所以變化者道也道者本然之妙變化者所乘之機故陰變陽化而道无不在兩在故不測故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南軒張氏曰變者不能自變有神以變之化者不能自化有神以化之故知變化之道者疑若窺測其妙也○雲峯胡氏曰本義曰變化之道即上文數法是

也皆非人之所能為益為河圖大衍之數揲著求卦之法有變有化非人之所為也皆神之所為也

右第九章

本義此章言天地大衍之數揲著求卦之法然亦畧矣意其詳具於太卜筮人之官而今不可

考耳其可推者啟蒙備言之

雙湖胡氏曰此章首論天地之數次

論著策之數末論卦畫之數天地數之原也著策數之衍也卦畫數之鍾聚也蓋至於卦畫足以濟生人之用矣故始之以成變化而行鬼神明數之體段原於天地者將必有如是之功用終之以變化之道神之所為明數之功用達於著卦者原其初已有如是之體段也變化之道

即成變化之事揲著中老陽變為少陰老陰變為少陽是也神之所為即行鬼神之事卦畫既立吉凶禍福皆可得而前知所謂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是也簡編釐正之功大矣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

程子曰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止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言所以述理以言者尚其辭謂

其言求理者則存意於辭也以動者尚其變動則變也順變而動乃合道也制器作事常體乎象卜筮吉凶當考乎占受命如響遂知來物非神乎曰感而通求而得精之至也

本義四者皆變化之道神之所為者也

朱子曰易有君子之道四

至精至變則合做兩個是他裏面各有那個○問以
言以動以制器以卜筮這以字是指以易而言否曰
然又問辭占是一類變象是一類所以下文至精合
辭占說至變合變象說曰然占與辭是一類者曉得
辭方能知得占若與人說話曉得他言語方見他胃
中底蘊變是事之始象是事之已形者故亦是一類
也○問以言者尚其辭以言是取其言以明理斷事
如論語上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否曰是○問以制
器者尚其象曰這都難說蓋取諸離取諸益不是先
有見乎離而後為網罟先有見乎益而為耜耜之屬
聖人亦只是見魚鼈之屬欲有以取之遂做一個物
事去攔截他欲得耕種見地土硬遂做一個物事去
剔起他却合於離之象合於益之意有取其象者有
取其意者○問以卜筮者尚其占卜用龜亦使易占
否曰不用只是文勢如此○南軒張氏曰易有聖人
之道四焉故指其所之者易之辭也以言者尚之則

言无不當矣化而裁之者易之變也以動者尚之則動无不時矣象其物宜者易之象也制器者尚之則可以盡創物之智極數知來者易之占也卜筮者尚之則可以窮先知之神○廬陵龍氏曰四者皆是用易然有言動時取用者有制器卜筮時取用者四句唯尚變難通變雖在解象占之外實不出解象占之間凡舉動必合易之變唯心與理會者能之○雲峯胡氏曰辭占是一類變象是一類辭以明變象之理占以斷變象之應故四者之以辭與占始終焉

是以君子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嚮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

與於此

嚮許兩反古文響字與音預下同

程子曰卜筮之能應祭祀之能享亦只是一理蓋龜雖无情然所以為卦而卦有吉凶莫非有此理以其有是理也故以是問焉其應也如響若以私心及錯卦象而問之便不應蓋沒此理今日之理與前日已定之理只是一個理故應也不容祭祀之享亦同鬼神之神之理在彼我以此理向之故享也不容有二三只是理也

本義此尚辭尚占之事言人以蓍問易求其卦爻之辭而之以之發言處事則易受人之命而有以告之如嚮之應聲以決其未來之吉凶也以言與以言者尚其辭之以言義同命則將筮而告蓍之語冠禮筮曰

宰自右贊命是也

或問君子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響朱子曰

此是說君子作事問於蓍龜言是命龜受命如響龜受命也抱龜南面是也○張子曰易无思无為受命

乃如響又曰此言易之為書也至精者謂聖人窮理極盡精微處也○開封耿氏曰物之來者遠自八荒

之上深在六極之下吾能知之此則天地之鑑也萬物之照也所謂至精者也○雲峯胡氏曰君子言動

必擬於易但言在行先故將有為有行必先問焉而

以之發言然後以之行事也易受人之命其應如響

未來之事无幽深遠近皆知之此尚辭尚占之事而

曰天下之至精者言辭占至精之道其精无以加也

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

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

本義此尚象之事變則象之未定者也參者三數之
也伍者五數之也既參以變又伍以變一先一後更
相考覈以審其多寡之實也錯者交而互之一左一
右之謂也綜者總而挈之一低一昂之謂也此亦皆
謂揲著求卦之事蓋通三揲兩手之策以成陰陽老
少之畫究七八九六之數以定卦爻動靜之象也參
伍錯綜皆古語而參伍尤難曉按荀子云窺敵制變
欲伍以參韓非曰省同異之言以知朋黨之分偶參

伍之驗以責陳言之實又曰參之以此物伍之以合

參史記曰必參而伍之又曰參伍不朱漢書曰參伍

其賈以類相準此足以相發明矣

朱子曰參以三數之也伍以五數之

也如云什伍其民如云或相什伯非直為三與五而已也蓋紀數之法以三數之則遇五而齊以五數之則遇三而會故荀子韓非漢書所云皆其義也所謂參伍以變者蓋言或以三數而變之或以五數而變之前後多寡更相反覆以不齊而要其齊如河圖洛書大衍之數伏羲文王之卦歷象之日月五星章句紀元是皆各為一法不相依附而不害其相通也○揲著本无三數五數之法只言交互參考皆有自然之數如三三為九五六三十之類雖不用以揲著而推箕變通未嘗不用○荀子說參伍楊倞解之為詳

漢書所謂欲問馬先問牛參伍之以得其實大抵陰陽奇偶變化无窮天下之事不出諸此成天地之文者若卦爻之陳例變態者是也定天下之象者物象皆有定理足以經綸天下之事也○問參伍者是既三以數之又五以數之譬之三十錢以三數之看得幾個三了又五以數之看得幾個五兩數參合方看得幾個成數曰正是如此又問不獨是以數算大槩只是參合底意思如趙廣漢欲問馬先問牛便只是與彼數來參此數否曰是又曰若是他數猶可湊三與五兩數自是參差不齊所以舉以為言如這個是三個將五來比又多兩個這是五個將三來比又少兩個兵家謂窺敵制變欲伍以參今欲覘敵人之事教一人探來恁地說又差一人去探來若說得不同便將這兩說相參看如何以求其實所以謂之欲伍以參○問錯綜之義曰錯是往來底綜是上下底古人下這字極子細又曰錯是往來交錯之義綜是織

底綜一個上去一個下來陽上去做陰陰下來做陽
又曰錯綜其數便只是七九八六對九七對八便
是東西相錯六上生七為陽九下生八為陰便是上
下為綜○錯綜是兩樣錯者雜而互之也綜者條而
理之也參伍錯綜又各自是一事參伍所以通之具
治之也簡而疎錯綜所以極之其治之也繁而密○
漢上米氏曰參伍以變者縱橫十五天地五十有五
之數也錯之為六七八九綜之為三百六十通六七
八九之變則剛柔相易遂成天地之文極五十有五
之數則剛柔有體遂定天下之象非成文不足以成
物非定象不足以制器變之又變謂之至變○南軒
張氏曰三五天也參而伍之人也○平庵項氏曰凡
占之法有數有變每爻三揲為三變有揲有象兩象
三象四時象閏再閏為五小變此參伍以變也三揲
之奇分而計之則得三少三多一少兩多一多兩少
之數去三揲之奇以左右手之正策合而計之則得

四九四六四七四八之數此錯綜其數也錯謂分而
 間之綜謂合而綜之此兩句止論一爻之法通六爻
 之變得十有八遂成初二三四五上以為剛柔相離
 之文極六爻之數得七八九六遂定重單交折以為
 內外兩卦之象此兩句成卦之法○雲峯胡氏曰上
 文曰尚辭尚占之事此獨曰尚象而不曰尚變參伍
 以變此變字象之未定者也參伍以一變而言錯綜
 合十八變而言本義以參伍為一先一後更相考覈
 以究其多寡之實筮法四五為寡九八為多五九為
 先四八為後五九四八之中又各自有先後焉除掛
 一外餘九者先後皆四餘八者或先三而後四或先
 四而後三是三以變也餘五者或先後皆二或先三
 而後一或先一而後三餘四者或先二而後一或先
 一而後二是伍以變也參伍以變蓋三揲兩手之策
 也通三揲兩手之策而陰陽老少之畫遂成矣三變
 方成陰陽老少之畫離十有八變乃見陰陽老少之

數故謂之錯綜三變之數成一爻總十有八變成一卦故謂之綜錯綜七八九六之數而卦爻動靜之象遂定矣天下至變言易之有象其至變之道天下无以加之也○雙湖胡氏曰按楊億荀子註伍參猶雜也使間諜或參之或伍之於敵間而盡知其事史記引周書曰必參而伍之註三卿五大夫欲更議也

易无思也无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

程子曰老子曰无為又曰无為而无不為常有為而以无為為之是乃有為為也聖人作易未嘗言无為惟曰无思也无為也此戒夫作為也然下即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動靜之理未嘗為一偏之說矣○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者天理具備元无少欠不為先存不為後亡父子君臣常理不易何曾動

來因不動故言寂然雖不動感便通感非自外也○
寂然不動萬物森然已具在感而遂通感則只是自
內感不是外面將一件物來感於此也○寂然不動
感而遂通此只言人分上事若論道則萬理皆具更
不說感與未感○答與叔書曰心一也有指體而言
者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天下之
故是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以其寂然不動小則
事物之至大則無時而不感○龜山楊氏曰惟无思
為足以感通天下之故而謂无思上本可乎此非窺
神知化未足與議也○藍田呂氏曰寂然之中天機
常動感應之際本原常靜洪鐘在簾叩與不叩鳴未
常已寶鑑在手照與不照明未嘗息○張子曰一故
神譬之人身四體皆一物故觸之而无不覺
此所謂感而遂通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也

本義此四者易之體所以立而用所以行者也易指著

卦无思无為言其无心也寂然者感之體感通者寂

之用人之心之妙其動靜亦如此

朱子曰易无思也无為也易是個无情底

物事故寂然不動占之吉凶善惡隨事若見乃感而遂通又曰感而遂通感者他卦卦便應也如人來問底善便與說善來問底惡便與說惡所以先儒說道潔靜精微這般句說得有些意思又曰凡言易者多只指著卦而言著卦何嘗有思有為但只是叩著便應无不通所以為神耳非是別有至神在著卦之外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與寤理盡性以至於命本是說易不是說人諸家皆是借來就人上說亦通○寂然是體感是用當其寂然時理固在此必感而後發如仁感為惻隱未感時只是仁義感為羞惡未感時只是義○易无思也无為也寂然不動忠也敬也立大本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恕也義也

行達道也○問无思也无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何也曰无思慮也无作為也其寂然者无時而不感其感通者无時而不寂也是乃天命之全體人心之至正所謂體用之一源流行而不息者疑若不可以時處分矣然於其未發也見其感通之體於已發也見其寂然之用亦各有當而實未嘗分焉故程子曰中者言寂然不動者也和者言感而遂通者也然中和以性情言者也寂感以心言者也中和蓋所以為寂感也○平庵項氏曰著之變策之數爻之文卦之象皆寂然不動之物物不能如人之有思亦不能如人之有為皆純乎天者也及問焉而以言則其受命也如響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則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皆同乎人者也○潘氏曰易无思慮无作為寂然不動若无與於物然一有所感則天下之故无不通者感於離則通乎網罟之故感於坎則通乎書契之故大而天地微而鳥獸近而一羽遠

而萬物苟有感焉无不通者然非極天下之至神者不能也○雲峯胡氏曰象在畫辭在策蓍未變占在積皆无思无為寂然不動人心之寂也如是操蓍以求卦則天下之故无有不通者矣人心之感也如是非至精至變之外他有所謂至神神即精與變之至妙至妙者也

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

幾音機下同

本義研猶審也幾微也所以極深者至精也所以研

幾者至變也

或問如何是極深朱子曰聖人都曉得至深難見底道理都就易中見得問如

所謂幽明之故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之類否曰然問何如是研幾曰便是研磨出那幾微處且如一個卦在這裏便有吉凶有悔吝幾微毫釐處都研出來又問如此說正與本義所謂所以極深者至精也所

以研幾者至變也正相發明曰然○易便有那深有
那幾聖人使用極出那深研出那幾研是研磨到底
之意詩書禮樂皆是說那已有底事惟是易說那未
有底事研幾是不待他顯著只在那些昧時都處置
了○知至如極深能慮便是研幾又曰知至能慮與
極深研幾句略相似○平庵項氏曰至精至變至神
者易之體也惟深惟幾惟神者易之用也故曰夫易
聖人所以極深而研幾也立此一句以承上體起下
也用也

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
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程子曰神无速亦无至須如此
言者不如是不足以形容故也

本義所以通志而成務者神之所為也

朱子曰深是幽深通是開

通人所以閉塞只為他淺若是深後便能開通人志
道理若淺如何開通得人所謂通天下之志亦只是
開物相似所以下一句也說個成務易是說那未有
底六十四卦皆是如此○深就心上說幾就事上說
幾便是有那事了雖是微畢竟是有深在心甚玄奧
幾在事半微半顯通天下之志猶言開物開通其閉
塞也故其下對成務○極出那深故能通天下之志
研出那幾故能成天下之務○問唯深也唯幾也唯
神也此是說聖人能如此否曰此是說聖人亦是易
如此若不深如何通得天下之志又曰他恁黑窣地
深疑若不可測然其中却事有又曰事事都有一
個端緒可尋人曰各有個絡脉線索在裏面所以曰
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研者便是研窮他問如何
是幾曰這便是周子所謂動而未形有无之間者也

○通天下之志通是開通之意蓋當時之民遇事多
閉塞不知所為故聖人作易示以此理教他恁地做
便會吉如此做便會凶必恁地則吉而可為如此則
凶而不可為所謂通天下之志開物亦只是如此○
臨川吳氏曰本義云極深者至精也研幾者至變也
唯辭之能極深也故以辭為占則可以前知而開通
天下人之心志唯變之能研幾也故以變得象則可
以制作而完成天下人之事務然辭占變象所以能
如此者皆妙不可測之神為之唯其妙不可測故不
待疾之而自速不待行之而自至謂自然而然非人
所能為也○誠齋楊氏曰天下之理唯疾故速唯行
故至未有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也蓋不如是不足
以為神也然則聖人之神果何物也心之精也豈惟
心之能神哉物理亦有之銅山東傾而洛鍾西應豈
唯物理哉人氣亦有之其母鬻指而其子心動此一
物之理一人之氣相應相同有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者也况聖心之神乎是故範圍天地而一念不踰時
經緯萬方而半武不出戶豈假疾而後速行而後至
何為其然也
心之神也

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

朱子曰變化之道莫非神之所為也故知變化之道
則知神之所為矣易有聖人之道四焉所謂變化之
道也觀變玩占可以見其精之至矣玩辭觀象可以
見其變之至矣然非有寂然感通之神則何以為精
為變而成變化之道哉此變化之道所以為神之所
為也所以極深者以其精也所以研幾者以其變也
極深研幾所以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以其神也此
又覆明上文之意復以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結之
也或曰至精至變皆以書言之矣至神之妙亦以書
言之可乎曰至神之妙固无不在詳考之文意則實

以書言之也所謂无思无為寂然不動云者言在冊策在畫著在櫝而變未形也至於玩辭觀象而操著以變則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矣推而極於天地之大反而驗諸心術之微其一動一靜循環終始之妙亦如此而已矣嗚呼此其所以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也歟○平庵項氏曰四者雖云辭變象占而自君子將有為也以下則皆論占也至此又以易有聖人之道四焉終之者蓋占則有辭變則有象舉其一則四事在其中矣

右第十章

本義此章承上章之意言易之用有此四者

子曰夫易何為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

而已者也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

斷天下之疑

冒莫報反
斷丁亂反

本義開物成務謂使人卜筮以知吉凶而成事業冒

天下之道謂卦爻既設而天下之道皆在其中

朱子曰此

言易之書其用如此又曰易本為卜筮而言古人淳
質初无文義故畫卦爻以開物成務故曰夫易何為
而作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也是
故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是
故著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
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此易之大意在此又曰易
本欲定天下之志斷天下之疑而已不是要說道理
也○古之時民淳俗朴風氣未開於天下事全未知

識故聖人立龜與之卜作易與之筮使之趨吉避害以成天下之事故曰開物成務物只是人物務只是事務冒只是單得天下許多道理在裏出不得他個○問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是易之理能悉地而人之以卜筮又能開物成務否曰然○讀繫辭者須見得如何是開物如何是成務如何是冒天下之道須要就卦中一一見得許多道理然後可讀繫辭也蓋易之為書大抵皆是因卜筮以設教逐爻開示吉凶凶包括无遺如將天下許多道理包藏在其中故曰冒天下之道繫辭自大衍數以下皆是說卜筮事若不曉他盡是說文變中道理則如所謂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之類有何憑著今人說易所以不將卜筮為主者只是怕小却這個道理故憑虛失實茫昧臆度而已殊不知由卜筮而推而上通鬼神下通事物精及於无形粗及於有象如包罩在此隨取隨得居則觀象玩辭者又不待卜而後見只是體察便自見吉

凶之理○臨川吳氏曰開物謂人所未知者開發之
成務謂人所欲為者成全之冒猶韜尸之冒謂天下
之道悉包襄於其中也通志開物也定業成務也斷
疑謂易於天下之道包襄無遺故於天下之疑事皆
能決之也○雲峯胡氏曰學者以為易專言卜筮易
至於小吾易殊不知未有卜筮以前人无以知吉凶
而成事業有卜筮則可開示吉凶而天下事物物
之理无不包括在此故曰冒天下之道開示天下以
吉凶所以通天下之志成務所以定天下之業冒天
下之道所以斷天下之疑下文凡六節各有是故二
字皆以言卜
筮之妙也

是故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
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

以藏往其孰能與於此哉古之聰明叡知神武而不殺

者夫

方以知之知音智下知以叡知
竝同易音亦與音預夫音符

程子曰生生之謂易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乾坤
毀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乾坤或幾乎息矣易畢竟
是甚又指而言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聖人示
人之意至此深且明矣終无人理會易者此也密也
是甚物人能至此深思當自得之○又曰安有識得
易後不知退藏於密密是用之原聖人之妙處知不
專為藏往易言知來藏往主著卦而言○張子曰圓
神故能通天下之志方知故能定天下之業易貞故
能斷天下之疑易書成三者備憂患
明聖人得以洗濯其心退藏於密矣

本義圓神謂變化无方方知謂事有定理易以貢謂

變易以告人聖人體具三者之德而无一塵之累无
事則其心寂然人莫能窺有事則神知之用隨感而
應所謂无卜筮而知吉凶也神武不殺得其理而不

假其物之謂

朱子曰此言聖人所以作易之本也著動卦靜而文之變易无窮未盡之前此

理已具於聖人之心矣然物之未感則寂然不動而
无兆朕之可名及其出而應物則變以天下而圓神
方知者各見於功用之實聰明處知神武而不殺者
言其體用之妙也又曰著之德三句著與卦以德言
文以義言但只是具這道理在此而已所謂以此
洗心者心中渾然此理別无他物退藏於密只是未
見於用所謂寂然不動也下文說神以知來便是以
著之德知來知以藏往便是以卦之德藏往洗心退

藏言體知來藏往言用然亦只言體用具矣而未及
使出來處到下文是興神物以前民用方發揮許多
道理以盡見於用也然前段必結之以聰明廠知神
武而不殺者只是譬喻著龜雖未用而神靈之理具
在猶武雖是殺人底事聖人却存此神武而不殺也
又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是以那易之理來洗
濯自家心了更沒些私意小知在裏許聖人便似易
了不假卜筮而知吉凶所以說神武而不殺這是有
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又曰退藏於密時固不用這物
是得其理不假其物又曰退藏於密時固不用這物
事吉凶與民同患也不用這物事用神而不用著用
知而不用卦全不犯手退藏於密是不用事時到他
用事也不犯手事未到時先安排在這裏了事到時
恁地來恁地應○著以七為數故七七四十九而屬
陽是未成卦時所用未有定體故其德圓而神所以
知來卦以八為數故八八六十四而屬陰是因著之

變而成已有定體故其德方以知所以藏往○一卦之中凡爻辭所藏皆具已見底道理此藏往也占得此爻却因已見底道理以推未來之事便是知來○易以貢是變易以告人貢字只作告字說但上面神字知字下得重不知此字又却下得輕却曉不得○建安丘氏曰四十九著分掛揲扚陰陽老少變化无方故其德圓而神六十四卦象辭森列吉凶得失一定不易故其德方以知貢猶告也三百八十四爻剛柔迭用九六相推其理又變易以告人故其義易以貢○孔氏曰吉凶與民同患者凶雖民之所患吉亦民之所患也既得其吉又患其凶老子曰寵辱若驚也○雲峯胡氏曰此以著卦爻之理而言也理无一定之用故曰圓而神事有一定之理故曰方以知易以六爻之理教人有定體而无定用故曰易以貢聖人一心著卦爻之理具焉具此三者之理而无一塵之累故无事則退藏於密莫窺其際即著卦爻之无

思无為寂然不動者也。有事則吉凶與民同患。其神自足以知來。其知自足以藏往。即蓍卦爻之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也。易開物成務。是使人以卜筮而知吉凶與民同患。而知來藏往。是聖人无卜筮而知吉凶也。本義謂神武不殺。得其理而不假其物之謂蓋謂理必有資乎蓍卦爻之為物。而聖人得其理而不假其物。便如武必有資乎殺。而聖人則存此神武而不假乎殺也。○平庵項氏曰。自子曰。夫易何為者也。至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朱子合為一大章。專言卜筮之事。而其間節目有四。第一節。自夫子易何為者也。至神武而不殺者。夫統言易中有蓍卦爻三德。章首先設問。答次以是故發辭。開物者。知其未然也。陽之始物也。成務者。定其當然也。陰之終物也。天下之始終皆備於此書之內矣。是故聖人用之以通人之志。所謂開物也。以定人之事。所謂成務也。以決人之疑。即志與事之決也。此三者皆蓍卦爻之所能也。是故

善用七故其德圓卦用八故其德方爻用九六故其義易貢著闢於无卦之先所以為神卦定於有象之後所以為知爻決之先者也所以為貢聖人以此三者洗心以存其神退藏以定其體同患以贊其決故其知幾即神之開物也其畜德則知之成務也此所謂聰明叡知也其斷吉凶即神武之決也其與民同患即不殺之仁也古之人有能備是德者即伏羲聖人是也故自此以下始言建立卜筮之人焉

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是興神物以前民用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

程子曰聖人以此退藏於密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要須玩索○張子曰言天之變遷禍福之道由民逆順取舍之故故聖人作易以先之

本義神物謂著龜湛然純一之謂齋肅然警惕之謂
戒明天道故知神物之可興察民故故知其用之不
可不有以開其先是以作為卜筮以教人而於此焉
齋戒以考其占使其心神明不測如鬼神之能知來

也

朱子曰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是興神
物以前民用此言作易之事也聖人以此齋戒以

神明其德夫此言用易之事也齋戒敬也聖人无一
時一事不敬此特因卜筮而言尤見其精誠之至如
孔子所慎齋戰疾之意湛然純一之謂齋肅然警惕
之謂戒玩此則知所以神明其德之意也又曰齋較
詳於戒到湛然純一時肅然警惕也无了○是以明
於天道以下言教民卜筮之事而聖人亦未嘗不敬

而信之以神明其德也○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
故是興神物以前民用蓋聖人見得天道人事都是
這道理著龜之靈都包得盡於是作為卜筮使人因
卜筮知得道理都在裏面○是興神物以前民用此
言有以間民使民皆知前時民皆昏塞吉凶利害是
非都 unknown 因這個間了便能如神明然此便是神明
其德又云民用之則神明其德聖人用之則自神明
其德○問聖人齋戒以神明其德曰顯道神德行便
足這神字猶言吉凶若有神明陰相之相似這都不
是自家做得都若神之所為○問明於天之道而察
於民之故天之道便是民之故否曰論極處固只是
一個道理看來須做兩處看方看得周匝无虧欠處
問天之道只是福善禍淫之類否曰如陰陽變化春
何為而生秋何為而殺夏何為而暑冬何為而寒皆
要理會得問民之故如君臣父子之類是否曰凡民
生日用皆是若只理會得民之故却理會不得天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十二

道便即氏之故亦未是在到得極時固只是一理要
之須是都看得周匝始得○洗心聖人觀象玩辭理
與心會也齋戒聖人觀變玩占臨事而敬也○聖人
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此只
是說著龜若不指著龜如何通之定之斷之到著之
德圓而神以下却是從源頭說却不是說卜筮益聖
人之心自有易之三德故渾然是此道理不煩用一
毫之私便是洗心即是退藏於密所謂密者只是他
人自无可捉摸處便是寂然不動處吉凶與民同患
神以知來知以藏往皆已具此理但却未用於著龜
故曰古之聰明聖人知神武而不殺者夫神武不殺之
言只是譬喻謂聖人已具此理却不犯于耳明於天
之道以下方說著龜乃是發用處是興神物以前民
用益聖人既具此理又將此理就著龜上發明出來
使民亦得前知而用之也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
德德即聖人之德又即卜筮以神明之聖人自有此

理亦用著龜之理以神明之（）南軒張氏曰夫著植
物也足以操天地之數龜動物也足以見天下之象
故天能生之而不能興之惟聖人用其四十九而幽
贊鬼神者所以興其著也鑽之七十二而置之前列
者所以興其龜也天下之民其終不倦而樂於有為
聲聲不忘而勇於有行者以其有著以前之也然後
聖人深居簡出利用安身齊以去其不一之思戒以
防其不測之患神明自得有莫知其所以然者矣○
李氏曰以為神耶則既物於物以為物矣則神所寄
焉夫是之謂神物均是物也而著龜為神者以知象
數是也○雲峯胡氏曰上文謂著卦爻之理不假於
物而皆具於聖人之心此則謂著卦爻之用不能不
假於物而亦不能外乎聖人之心故彼曰聖人以此
洗心者此心至靜而理之體具也此曰聖人以此齋
戒者此心至敬而理之用行也蓋聖人明天道而知
神物之可與察民故而知其用之不可以不聞其先

然聖人非齋戒无以神明聖人之德教人卜筮人
齋戒亦无以神明人之德也○平庵項氏曰此第二
節言始立蓍筮之人以是以發辭惟其聰明獻知也
是以明於天道之遠而察於民事之近惟其神武不
殺也是以建立蓍策以開斯民占決之用聖人又以
卜筮之法所以齋心而戒事問之於神而貢之以明
者以自齋戒以自神明其齋則洗心也其戒則藏密
也其神明其德則與民同患也自此以下遂言畫爻
布卦之法以見神明其德之事也

是故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
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

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

見賢
遍反

本義闔闢動靜之機也先言坤者由靜而動也乾坤
變通者化育之功也見象形器者生物之序也法者
聖人修道之所為而神者百姓自然之日用也

朱子曰闔

闔乾坤理與事皆如此書亦如此這個則說理底意
思多○問易中多言變通之意如何曰處得恰好處
便是通問往來不窮謂之通如何曰處得好便不窮
不通便窮○見乃謂象只是說動而未形有尤之間
者幾底意思幾雖是未形然畢竟是有個物了○問
闔戶謂之坤一段只是這一個物以其闔謂之坤以
其闢謂之乾以其闔闢謂之變以其不窮謂之通以
其發見而未成形謂之象以其成形則謂之器聖人
修明以立教則謂之法百姓日用則謂之神曰是如
此又曰利用出入者便是人生日用都離他不得又

曰民之於易隨取而各足易之於民周徧而不窮所以謂之神所以謂之活潑潑地便是這處○漢上朱氏曰坤自夏至以一陰右行萬物由之而入故曰闔戶乾自冬至以一陽左行萬物從之而出故曰闢戶又曰无闔則无闢无靜則无動此歸藏所以先坤後陽之噬也戶之闢也羣蟄由是而作也是謂之乾陰之翕也戶之闔也羣動由是而息也是謂之坤先坤後乾陰陽之義也○息齋余氏曰戶一而已闔斯為坤闢斯為乾且闔且闢為變可往可來為通見此戶之象也戶則器也制之於棟宇之初者法也千萬世由之而不能離者神也皆言戶也知戶之說則知乾坤之說聖人偶有觸於一物而發明乾坤之妙如此知此者謂之知易觀天地則圖書與得諸此戶无異也先儒觀兔及斷公事之說亦然○雲峯胡氏曰此章本義以為專言卜筮此段若從卜筮說闔戶謂之

坤者四十九策之合也。闢戶謂之乾者四十九策之分也。一合一分是謂著之變。分合進退之中有往來不窮之妙。是謂著之通見而為七八九六之數。謂之象形而為剛柔動靜之文。謂之器。此乃聖人制為卜筮以教人。是為揲著之法。民一出一入咸用之以為利。則為用著之神。○平庵項氏曰：第三節言畫卦布爻之法，以是故發辭闢戶。謂之坤言畫偶爻也。凡偶皆屬陰。闢戶謂之乾言畫奇爻也。凡奇皆屬乾。一闢一闢謂之變。六爻既成，剛柔相雜，言成卦也。往來不窮謂之通。九六之動交相往來，言之卦也。皆自神而明之也。按其迹而言見於著策，謂象形於卦爻。謂器制用之謂卜筮之法，可謂明矣。究其用言之，枯槁敗葉而內外靜作之務皆資於利用。王公皂隸之人皆用以決疑，極深研幾，其妙如此。豈非天下至神乎？此自明而神也。此下復推明制作之本。

是故易有大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大音

泰

本義一每生二自然之理也易者陰陽之變大極者其理也兩儀者始為一畫以分陰陽四象者次為二畫以分太少八卦者次為三畫而三才之象始備此數言者實聖人作易自然之次第有不假絲毫智力

而成者畫卦揲蓍其序皆然詳見序例啟蒙

朱子曰天地之

間只有動靜兩端循環不已更无餘事此之謂易而其動其靜必有所以動靜之理焉是則所謂太極也

○易有太極便是下面兩儀四象八卦自三百八十
四爻總為六十四自六十四總為八卦自八卦總為
四象自四象總為兩儀自兩儀總為太極以物論之
易之有太極如木之有根浮圖之有頂但木之根浮
圖之頂是有形之極太極却不是一物无方所頓放
是无形之極故周子曰无極而太極是他說得有功
處然太極之所以為太極却不離乎兩儀四象八卦
如一陰一陽之謂道指一陰一陽為道則不可然道
不離乎陰陽也○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即所謂易也
但先倒說此一句故曰易有太極○太極十全是具
一個善若三百八十四爻中有善有惡皆陰陽變化
後方有○邵子康節說太極是和陰陽衰說易中使
擡起說周子言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動時便是
陽之太極靜時便是陰之太極蓋太極只在陰陽裏
如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則先從實理處說若說其生
則俱生太極依舊在陰陽裏但言其次序須有這實

理方始有陰陽也其理則一雖然自見在事物而觀之則陰陽函太極推其本則太極生陰陽○問一陰一陽上又各生一陰一陽之象以圖言之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節節推去固容易見就天地間著實處如何驗得曰一物上自各有陰陽如人之男女陰陽也逐人身上又各有這血氣血陰而氣陽也如晝夜之間晝陽也夜陰也而晝陽自午後屬陰夜陰自子後又是陽此便是陰陽各生陰陽之象○南軒張氏曰易者生生之妙而太極者所以生生者也

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

本義有吉有凶是生大業

朱子曰卦畫既立便有吉凶在裏蓋是陰陽往來交

錯於其間時則有消長之不同長者便為主消者便為客事則有當否之或異常者便為善否者便為惡

即其主客善惡之辨而吉凶見矣故曰八卦定吉凶
吉凶既決定而不差則以之立事而大業自此生矣
○雲峯胡氏曰易有交易之義上文所謂闔闢往來
者易也故承上文而言其所以闔闢往來而不窮者
以其有是太極之理也此章所謂兩儀四象八卦即
易也又原其始而言者惟其有太極之理所以生儀
生象生卦而謂之易也以畫卦則始為一畫以分陰
陽而謂之兩儀次為二畫以分老少謂之四象又次
為三畫而謂之八卦以揲著則一揲而有兩儀之象
次二揲而有四象之象又三揲而有八卦之象自一
生兩皆有太極之理存焉吉凶生大業有理必有用
也○臨川吳氏曰易謂陽奇陰偶互相更換而為四
象八卦也大者大之至也極者屋棟之名天地間之
有此理猶屋之有極也易有太極謂一陰一陽之相
易有理而為主宰也儀匹也一陰一陽相匹配而
為兩卦之第一畫也是謂兩儀兩儀之上各加一陰

一陽則倍二而為四卦之第二畫也是謂四象四象之上又各加一陽一陰則倍四而為八卦之第三畫也是謂八卦有此八卦則其別有六十四而可用之占筮以定吉凶俾民无所疑而勇於趨事赴功故曰生大業此蓋申言方以知之卦因及卜筮者所尚之占二四而八卦之方也定吉凶生大業者其知也○平庵項氏曰自太極以至末章為第四節極言聖人制作之本然制作之本有三易有太極以下六句言文象之所由生法象莫大乎天地以下六句言成器之所由立天生神物以下四者為易書之所由作

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探賾索隱鈎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

凶成天下之疊疊者莫大乎著龜

跡音玄探吐南反索色白反

本義富貴謂有天下履帝位立下疑有闕文疊疊猶

勉勉也疑則怠決故勉

朱子曰探蹟索隱若與人說話時也須聽他雜亂說將出

來底方可索他那隱底○問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大下之疊疊曰人到疑而不能決處便放倒了不肯向前動有疑阻既得卜筮知其吉凶自然勉勉住不得則其所以疊疊者是卜筮成之也○易占不用龜而每言著龜皆具此理也○也齊徐氏曰法謂效法象謂成象萬物之生有顯有微皆法象也而莫大乎天
地萬化之運終則有始皆變通也而莫大乎四時天文煥爛皆懸象著明也而莫大乎日月崇高以位言而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者為尤大智者創物巧者述之皆足以為利而物无不備用无不致立成器以為

欽定四庫全書

居見大全
卷二十二

八十五

天下利者惟聖人為大蹟隱以物象言深遠以事理
言探之索之則蹟者陳而隱者顯矣鈞謂曲而取之
致謂推而極之則深者出而遠者至矣卦爻示人者
明若觀火則有以決其吉凶而勉其有成也故曰成
天下之亶亶者莫大乎蓍龜上三言以易之在造化
者言也下三言以易之在人事者言也天地有自然
之法象非崇高富貴位與天地並何以修道而立教
四時有自然之變通非聖人作易變通盡利何以神
化而宜民日月之明旁燭幽遐非易之示人本隱之
顯何以開物成務是三言者各有所合也○雲峯胡
氏曰此六者之功用皆大也聖人欲借彼之大以形
容著龜功用之大故以是終焉○節齋蔡氏曰經文
立字下當
有象字

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

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見賢
遍反

本義此四者聖人作易之所由也河圖洛書詳見啟

蒙

雙湖胡氏曰神物謂蓍則之而四十九之用以行變化謂陰陽效之而卦爻之動靜以備象謂日月

星辰循度失度而吉凶見象之而卦爻有以斷吉凶圖書則金木水火土生成克剋之數則之而卦畫方位以定皆作易之本也○南軒張氏曰通於天者河也有龍馬負圖而出此聖人之德上配於天而天降其祥也中於地者洛也有神龜戴書而出聖人之德下及於地而地呈其瑞也聖人則之故易興於世然後象數推之以前民用卦爻推之以前民行而示天下後世也○雲峯胡氏曰四者言聖人作易之由而

易之所以作由於卜筮故又以天生神物始焉

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

以斷也

斷丁
亂反

本義四象謂陰陽老少示謂示人以所值之卦爻

錢氏

彖曰有其象无其辭則示人以其意而已聖人懼後世不能與知也於是係之辭以告之定其辭以斷之曰示則使人有所見曰告則使人有所知曰斷則使人无所疑○漢上朱氏曰聖人所以示人吉凶也易於吉凶有以利害者有以情遷者有義命當吉當凶當亨當否者一以貞勝而不顧非聖人不能定之也定之者所以斷之○雲峯胡氏曰示四象所以開物繫辭斷吉凶則可以成務而天下之道无不在其中此蓋總一章專言卜筮之意也

右第十一章

本義此章專言卜筮

雙湖胡氏曰此章凡八稱聖人皆指伏藏只繫辭以

告是文王周公事首揭夫易何為者也一句為
問辭喚起一章大意而以夫易開物以下為答
辭盡說歸卜筮其下六個是故一個是以皆發
明卜筮之事第一個是故說聖人以通以定以
斷總言卜筮之綱也第二個是故言聖人以此
洗心第三個是以言聖人以此齋戒此即卜筮
以用卜筮也第四個是故分言闔戶為坤闔戶
為乾以明畫卦布文之法第五個是故提起易
有太極以論生儀象卦之法亦操著求卦之象
第六個是故雖論天地四時日月實歸重聖人
有富貴之位能致用立器以利天下而必以著
龜璽璽者結之亦聖人之事也至第七個是故

四致意於聖人則之效之象之則之而未及文
王周公之辭焉故本義謂此章專言卜筮而伏
義盡卦之法其綱領已備見於是而闕書為
作易之原亦因是而發焉此皆不可不知也

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
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
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

本義釋大有上九爻義然在此无所屬或恐是錯簡

宜在第八章之末

漢上朱氏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六五履信而思乎

順又自下以尚賢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言此明獲天人之理然後吉无不利聖人明於天之道而察

於民之故合天人者也○柴氏中行曰聖人興易以
示天下欲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
其占捨逆取順避凶趨吉而已六十四卦中如大有
上九文辭之順道而獲吉者多矣夫子於此再三舉
之者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之辭
深見人順道而行自與吉會之意

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
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繫辭焉以盡其
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

本義言之所傳者淺象之所示者深觀奇偶二畫包
含變化无有窮盡則可見矣變通鼓舞以事而言兩

子曰字疑衍其一蓋子曰字皆後人所加故有此誤如近世通書乃周子所自作亦為後人每章加以周

子曰字其設問答處正如此也

或問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一章朱子曰立

象盡意是觀奇偶兩盡包含變化元有窮盡設卦以盡情偽謂有一奇一偶設之於卦自是盡得天下情偽繫辭焉便斷其吉凶變而通之以盡利此言占得此卦陰陽老少交變因其變使有通之之理鼓之舞之以盡神未占得則有所疑既占則无所疑自然使得人脚輕手快行得順便如大衍之後言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皆是鼓之舞之之意○問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是聖人設問之辭曰也是如此亦是言不足以盡意故立象以盡意書不足以盡言故因繫辭以盡言

又言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是元舊有此語○立象以盡意不獨見聖人有這意思寫出來自是他象上有這意設卦以盡情偽不成聖人有情又有偽自是卦上有這情偽但今晚不得他那處是偽如下云中心疑者其辭支誣善之人其辭游也不好如何是支是游看來情偽只是個好不好如剝五陰只是要害一個陽這是不好底情便是偽如復如臨便是好底卦便是真情○歐公謂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者非蓋他不曾看立象以盡意一句惟其言不盡意故立象以盡之學者於言上會得者淺於象上會得者深○問立象設卦繫辭是聖人發其精意見於書變通鼓舞是聖人推而見於事否曰是○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立象設卦繫辭皆謂卜筮之用而天下之人方知所以避凶趨吉奮然有所興作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之意故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猶惟迫天下之人勉之為善

相似○問變而通之如禮樂刑政皆天理之自然聖人但因而為之品節防範以為教於天下鼓之舞之蓋有以作興振起之使之遷善而不自知否曰鼓之舞之便无所用力自是聖人教化如此政教皆有鼓舞但樂占得分數較多自是樂會如此而不自知○問鼓之舞之以盡神又言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鼓舞恐只是振揚發明底意思否曰然蓋提撕警覺使人各為其所當為也如初九當潛則鼓之以勿用九二當見則鼓之以利見大人若无辭則都發不出了○臨川吳氏曰立象謂羲皇之卦畫所以示者也盡意謂无言而與民同患之意悉具於其中設卦謂文王設立重卦之名也盡情偽謂六十四各足以盡天下事物之情其情之本乎性而善者曰情情之拂乎性而不善者曰偽辭謂文王周公之象爻所以告者也羲皇之卦畫足以盡意矣文王又因卦之象設卦之名以盡情偽然卦雖有名而未有辭也又繫彖辭

爻辭則足以盡其言矣此三句答上文不盡言不盡意二語設卦一句在立象之後繫辭之前蓋竟盡意之緒啟盡言之端也盡意盡情偽盡言者皆所以為天下利又恐其利有所未盡於是作操者十有八變之法使其所用之策往來多少相通不窮而其所得之卦一可為六十四亦相通不窮其象其辭皆可得用而不局於一則其用愈廣而足以盡利矣因變得占以定吉凶則民皆無疑而行事不倦如以鼓聲作舞容鼓聲愈疾而舞容亦愈疾鼓聲不已而舞容亦不已自然而然不知其孰使之者所謂盡神也項氏云立象設卦繫辭三盡者作易之事變通鼓舞二盡者用易之事愚謂立象設卦象也繫辭辭也變通變也鼓舞占也

乾坤其易之緼耶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毀

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

幾音機

程子曰乾坤順人亦不曾果是體認得乾坤毀則无以見易

本義縕所包蓄者猶衣之著也易之所有陰陽而已

凡陽皆乾凡陰皆坤畫卦定位則二者成列而易之

體立矣乾坤毀謂卦畫不立乾坤息謂變化不行

朱子

曰乾坤其易之縕耶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這又只是言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易不過只是一個陰陽奇偶千變萬變則易之體立若奇偶不定變奇純是奇偶純是偶去那裏見易易不可見則陰陽奇偶之用亦何自而辨問在天地如何曰關天地什麼事此是說易不外奇偶兩物而已○自易道統

體而言則乾陽坤陰一動一靜乃其緼也自乾坤成列而觀之則易之為道又不在乾坤之外唯不在外故曰乾坤毀則无以見易然易不可見則乾自乾坤自坤故又曰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乾坤其易之緼緼如緼袍之緼是個胎骨子又曰易是包著此理乾坤即是易之體骨○易之言乾坤者多以卦言易立乎其中只是言乾坤之卦既成而易立矣又曰乾坤成列易立乎其中乾坤只是說二卦此易只是說易之書與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之易不同行乎其中者却是說易之道理又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以造化言之也乾坤成列便是乾一兒二離三中以卦位言之也○乾坤成列便是乾一兒二離三震四卦都成列了其變易方立乎其中若只是一陰一陽則未有變易在又曰易有太極則以易為主此一段文意則以乾坤為主○問乾坤成列是說兩畫之列是說八卦之列曰兩畫也是列八卦也是列○

乾坤毀則无以見易只是陰陽卦畫沒這幾個卦
畫憑個甚寫出那陰陽造化何處更得易來這只是
反攢說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只是說揲蓍求
卦別更推不去說造化之理息也得不得前說較
平○潛室陳氏曰本義云乾坤毀謂卦畫不立乾坤
息謂變化不行此據先天圖言謂落筆之初陽畫在
右陰畫在左只此二畫分左右成行列而一部易書
已在其間設若當時分此兩畫不成則易書无自而
見便是乾坤毀无以見易設若當時作此易書不成
則二畫幾於歇滅无以見便是易不可見則乾坤息此
意雖主說易書然天地大化亦只如是○誠齋楊氏
曰六十四卦其陽爻皆乾之自出其陰爻皆坤之自
出乾坤二卦乃六十四卦之與府三百八十四爻之
寶藏乾坤立則易立乾坤隱則易隱非乾坤有毀息
之理也言易與乾坤不可以相无也○建安丘氏曰
易未嘗无乾坤亦未嘗息持以卦畫不立无以見其

變易之理而併於乾坤之功用不可得而見爾○雲
峯胡氏曰乾坤即是奇偶二畫易以道言畫以兩而
相並故曰列道以一而隱乎其中心故曰立乎其
中而不立則道无由而自見道不若則畫不能以自
行

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
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

程子曰有形皆器也无形為道○形而上為道形而
下為器頃者如此說器亦道道亦器也○繫辭曰形
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又曰立天之道曰
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
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亦形而下者也而曰道者
唯此語截得上下最分明元來只是道要在人默
而識之也○如形而上者謂之道不可移謂字在之
字下此孔子文章○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

之器若如或者以清虛一大為天道則乃以器言而非道也○佛氏不識陰陽晝夜死生古今安得謂形而上者與聖人同乎○張子曰形而上者是元形體故謂之道形而下者是有形體故謂之器元形迹者即道也如大德敦化是也有形迹者即器也見於事實是也又曰聖人因天地之化裁節而立法使民知寒暑之變故為之春夏秋冬亦化裁之一端爾○朱子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形而上者指理而言形而下者指事物而言事物皆有其理事物可見而其理難知即事即物便見得此理只是如此看又曰形而上底虛淨是道理形而下底實便是器這個分說得極精切故明道云唯此語截得上下最分明又曰道是道理事物皆有箇道理器是形跡事事亦皆有箇形跡有道即有器有器須有道物必有則又曰可見底是器不可見底是道理是道物是器○問形而上下如何以形言曰此言最

的當設若以有形无形言之便是物與理相間斷了所以謂攔截得分明者只是上下之間分別得一個界至分明器亦道道亦器有分別而不相離也伊川云形而上謂道形而下謂器須若如此說曰這是伊川見得分明故云須若如此說形而上者是理形而下者是物如此間說方見得分明如此了方說得道不離乎器器不違乎道處如為君須止於仁為臣須止於敬為子須止於孝這皆是道理合如此若不恁地索性兩邊說怎生說得通又曰器亦道道亦器也道未嘗離乎器道只是器之理這人身是器語言動作便是人之理理只在器上理與器未嘗相離○問明道云陰陽亦形而下者而曰道只此兩句截得上下分明截字莫是斷字誤曰正是截字形而上形而下即就形處離合分別此止界至處若只說作在上在下便是兩截矣○南軒張氏曰道不離形特形而上者而已器具於道以形而下者也易之論道

器特以一形上下而言之也然道雖非器而道必託於器禮樂刑賞是治天下之道也禮雖非玉帛而禮不可以虛拘樂雖非鐘鼓而樂不可以徒作刑本遏惡也必託於甲兵必寓於鞭朴賞本揚善也必表之以旃常銘之以鍾鼎故形而上者之道託於器而後行形而下者之器得其道而无弊故聖人悟易於心覺易於性在道不溺於无在器不陷於有也○潛室陳氏曰一物必有一理道即器中之理器既有形道即因而顯此是分開不得底事先聖欲悟後學不余何措開示人所以具言形者見得本是一物若除了此字止言上者謂之道下者謂之器却成二片矣

本義卦爻陰陽皆形而下者其理則道也因其自然之化而裁制之變之義也變通二字上章以天言此

章以人言

或問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如何分形器朱子曰形而上者是理纔有

作用便是形而下者問陰陽如何是形而下者曰一物便有陰陽寒暖生殺皆見得是形而下者事物雖大皆形而下者理雖小皆形而上者○問形而上者謂之道一段只是這一個道理但即形器之本體而不離乎形器則謂之道就形器而言則謂之器聖人因其自然化而裁之則謂之變推而行之則謂之通舉而措之則謂之事業裁也行也措也都只是裁行措這道曰是○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這是兩截不相干化而裁之屬前項事漸漸化去裁制成變則謂之變推而行之屬後項事謂推而為別一卦了則通行无礙故舉而措之天下謂之事業便是只是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化而裁之方是分下頭項推而行之便是見於事如克典分命義和許多事便是化而裁之到敬授人時便是推而

行之○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裁是裁
裁之義謂如一歲裁為四時一時裁為三月一月裁
為三十日一日裁為十二時此是變也又如陰陽兩
爻自此之彼自彼之此若不裁斷則豈有定體通是
通其變將已裁定者推行之即是通謂如占得乾之
履便是凡三變如乾乾不息則是我所當行者以此
措之於民則謂之事業也又曰化而裁之化是因其
自然而化裁是人為變是變了他且如一年三百六
十日須待一日日漸次進去到那滿時這便是化自
春而夏夏而秋秋而冬聖人去這裏截做四時這便
是變又曰只在那化中裁截取便是變如子丑寅卯
十二時皆以漸而化不見其化之迹及亥子時便
截取子屬明日所謂變也○問易中多言變通通字
之意如何曰處得恰好處便是通問往來不窮謂之
通如何曰處得好便不窮通便不窮不通便窮問推
而行之謂之通如何曰推而行之便就這上行將去

且如亢龍有悔是不通了處得來无悔便是通變是就時就事上說通是就上面處得行處說故曰通其變只要常教流通不窮問如貧賤富貴夷狄患難這是變行乎富貴行乎貧賤行乎夷狄行乎患難至於无入而不自得是通否曰然○誠齋楊氏曰此一節所以別言易道之體極言易道之用也何謂體曰道曰器是也何謂用曰變曰通曰事業是也○雲峯胡氏曰形者謂動而可見之時自此而上則无體故謂之道即上文所謂乾坤奇偶之畫也而此則有體故謂之器即上文所謂乾坤奇偶之畫也理一而神氣兩而化聖人因其自然之化而裁制之故謂之變理无窮畫之生也亦无窮聖人則裁制之為六畫裁為上下為內外裁有定體行无定用如乾之變當潛而行潛之事則潛為通常見而行見之事則見為通事者業之未成業者事之已著

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

本義重出以起下文

臨川吳氏曰象其物宜謂文王之象申設卦以盡情偽一句繫

辭以定吉凶謂周公之爻中繫辭焉以盡其言一句

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

本義卦即象也辭即爻也

朱子曰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謂卦體之中備陰陽

變易之形容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是說出這天下之動如鼓之舞之相似卦即象也辭即爻也大抵易

只是是一個陰陽奇偶而已此外更有何物○雲峯胡氏曰竊天地萬物之象而歸諸卦故曰極發天地萬物之理而見乎辭故曰鼓

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

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行下
孟反

程子曰易因文象論變化因變化論神因神論人因人論德行大體通論易道而終於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問繫辭自天道言中脩自人事言似不同曰同繫辭雖始從天地陰陽鬼神言之然卒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中庸亦曰鬼神之為德其感已乎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夫微之顯誠之不可
揜如此夫是豈不同

本義卦爻所以變通者在人人之所以能神而明之

者在德

或問化而裁之謂之變化而裁之存乎變如何分朱子曰上文化而裁之喚做變下是就

這變處見得化而裁之○變化字多相對說化裁之變又說得來重如云幽則有鬼神神鬼神本皆屬幽然以鬼神二字相對說則鬼屬幽神又自屬明變化相對說則變是長化是消○神而明之一段却與形而上謂之道相對說自形而上謂之道說至於變通事業是自至約處說入至粗處自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至神而明之又自至粗上說入至約處然而成之不言而信則說得又微矣○建安丘氏曰上文五謂者皆聖人作易之用此六存者則聖人之用夫易也前言變通而歸之事業推易道於民也此言變通而

歸之德行存易道於已也○雲峯胡氏曰自形而上之道至事業由至微推出至著自極天下之歸至德行由至著收歸至微上繫凡十二章末乃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蓋欲學者自得於書言之外也自立象盡意至鼓

六書矣末乃

曰天下之動者存乎辭反覆見之書言可謂

存乎人者

蓋有存乎心身而不徒存乎書言者矣

右第十二章

誠齋楊氏曰此章言聖人作易之意其散在六十四卦之入象其聚在乾

坤之二卦聖人用易之道其散在天下之事業其聚在一卦之德行也又曰易有三一曰天易

二曰竹易三曰人易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天易也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竹易也存乎其人存乎

德行人易也有聖人焉能行易之道神而明之默而成之則易不在天不在竹而在人矣

周易傳義大全卷二十二